四書按稿

先進

先進章　按此是夫子矯時論而酌禮樂之中。通章重中。不重肩。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正指周初禮樂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就日用平常處說。故用字用以淑身。亦用以淑世。當向切實處。言非見用于世之謂。

先進節　按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是時人評斷。夫子述之。便寓感慨微意。

如用節　按天下有雖世道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可。故後進斷然不可從。天下不有存風氣之野人。即野人也可。故先進斷然必可從。則字下得斬截。須發得先進之禮樂實實有切于身心家國意。方

妙。如字。張太岳作若字看。

從我章　徐玄扈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阨有師弟。皆千古奇會。

從我節　困勉錄。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有不及門之歎。總是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也。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

德行節　按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玩其口氣。若云夫既相從于患難。即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忽也。而況乎。其皆有之也。此本困勉錄。彼于此一條下。尚有裁成諸賢兩意。緣係旁解。故刪之。

四也章　呂晚村無所不說。即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講。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　按本文二句。俱是若有憾

之詞而深喜意在言外故註中點識心通二句意當補在與不說下又助有二其一聞吾言而有弟順也則疑義生而辯難從茲起知其一聞吾言而有所作見也則驚喜生而證問從茲起知是皆助我者也而回則非然

孝哉章

呂晚村之言二字連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故當提言字說起轉出人不間承方是一氣串下至其所以能得人之不間者只是孝有其實父母昆弟之言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昆弟之言不足信以他人之評讚為定論也

按子言孝而註則兼言友蓋孝者必友也此友字從白文昆弟二字生來集註積於中而著於外蓋推原所以人不間之故蒙引云積於中就閔子身上說著于外兼父母昆弟外人說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此節當依集註

解。

南容章　按此章只重謹言。擇配意帶説不重。三復。只是常常体玩。念念思維。分明借篇什為治心之箴。

季康章　按此處好學渾説。不當添入不遷怒二句。顏淵死而聖學絶。通節都是嗟嘆口氣。

請車章　朱子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陸稼書有棺無椁。見可以無椁。吾不徒行以下。見命車不可請。　又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

天喪章　按通章只重夫子二字。有慟乎二句。見為道而慟回。道即予。道故喪回即喪予。

厚葬章　按門人是顏子門人。厚葬不止是有樣。看來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為之也。夫欸夫子責之。不然顏路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葬之。亦何不可。

季路章　按此章見窮理之學。貴乎反本。循序漸進。着一毫性急不得。未能為能。未知為知。以反語當正語。氣怪而不發。註誠敬及原始反終。是朱子推出。夫子口中却不露。朱子人。且從分明處去理會。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道道理。到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于死而無愧矣。　呂晚村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人鬼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為人正要人於事人。知生處。看力。

閔子章　譚梁生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

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　按上節是記者描寫英才氣象。兼容貌。詞氣。而言。末句是指過剛之弊。無非欲其變化氣質。以歸于中和也。

魯人章　沈無回凡敝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急。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但言旧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但云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遠。固如此。

魯人節二　按時政不在國而在家。曰魯人。賤之也。如之何。不是。商量未定之詞。抗云。有何不可也。言必有中。還指平日。魯事在言外見。二句只說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

由之章　困勉錄子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任氣質用事。故

夫子摘鼓瑟一節做之。今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原不重鼓瑟也。下節固是為門人致解。亦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僻于進。耶終始無非造就之意。

由之節 舒碣石 夫子別其瑟為由之瑟。彼其門為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不必增入北鄙中和等語。奚為二字。乃詰其聲而自知。使由知所自悟。原。自。做。省。語。非。鄙。薄。語。

門人節 按子路德性有餘。學問不足。致廣大而未能盡精微。極高明而未明能道中庸者也。但此為門人言。當重在升堂上。看重在入室。反。似貶抑子路了。

子貢章 按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首節提破中字。過不及方有着落。麟士以不說破為下留地。晚村滄柱非之。甚是。蓋愈師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

字與賢字不同。夫子說過猶不及。是只以道。為師言過者之不能加於不及也。倒說不得。

子貢節二 按過不及。就學言。姿稟。是追上一層說。若作文須以姿稟作出脫。此二句。只一處。兩開說。不可較量。愈師一問。明明道是過中者。猶愈于不及中者也。有蒙引存疑便知

過猶節 按此句只就道理上論。不粘定二字。過者如疾足的人。力可兼程。然其所見尚偏。未免窮大。失歸。而不得其歸。務遠。而不致其精。則已離乎道之中。彼不及者。所循循然若前若却。而不能遠者。原非過者。而已經閱歷之途。乃過者所將來退處之地也。故其失均也。

季氏章 孫淮海丹有聚斂。非如後世其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總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職分當如此。

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責之。

季氏節二 按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夫子欲小子攻求。實以為攻季氏也也。

柴也章 困勉錄句句要見當。學意。能學以變化氣質。則拘攣能通。遲拙得敏。誇誕反真。粗俗成雅。何氣質之足累哉。

柴也節四 按愚是知不足。不、知、通、變、之、意。魯是見性遲鈍。渾厚質朴的人。辟以容言。設施潤知飾外面。而真實不足者。嘐訓粗俗。粗是不細膩。俗是不文雅。大。緊。煞。容。貌。言。語。說四字。好處。病處。都有。三子於於病。而曾子竟以魯得道之傳。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何如耳。

四也章 按此章只單兩、、。開。說。而言外自見誕勵之意為妙。上節

註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則如困勉錄以造詣擬守亦看固的確不可易矣惟看下節尚有可商愚意謂不受命而貨殖是一事與下屢空反是言其所短億中見貨地聰明亦可進道與庶乎對不與庶乎反是言其所長

叫也節二　續困勉錄賜一進至于四、一進至于化此章不是專為賜而發

善人章

揔上句是善人所以為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首句道字虛說不踐迹不必模倣古人而所行自與之暗合此正其天資之善處但其善者不過出於一時之偶合如欲涵養從容造乎精微之域則猶有待于學故曰亦不入室

論篤章　按此節上下截發兩者乎語氣易幾。惟。從。論字。總。提。清。君。子。色。莊。以。下。總。句。與。其。篤。者。者。以君子作主。側。出。色。莊。畫。押。入。與。字。中。神理方洽。　衣凡凡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盡信。此夫子切警之詞

問聞章　按夫子此節是為由求各展其步。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良劑也。　又聖教只。一。加。行。過退固不及行。過銳亦容有行非所行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子畏章　困勉錄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解是。不。輕。死。之。意。何等切寔。不當如借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

季子章　按此章見聖人阻僭竊。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借由求以誇人。夫子極書其失大臣之道。末二句節。子然欲資由求以

助也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首兩問答都着在季氏身上特把由
求作話柄耳。

季子節三 張彥陵時解錯會異字使以帝臣王佐入解不異此異字。照下道字看。正謂其挑。然自立于朝不黨同混俗是也。揆道字儘史鋪張。然必於不從君欲處講出學問本領方是大臣身分。其學問本領。掛不出。正。心。存（誠）意。功夫。 胡凝初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符得個以道事君之忠。

今由節三 揆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又二子既不從弒逆之事。緣何又事弒逆之家。只為其昧了不可則止之義。故於弒逆未著處。不能決。所以為具臣。然又須知非必到弒逆時然後決也。

子路章 呂晩村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昔道理不明深

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辯其說之非。二。罪。亞。發。從。重。斷非機

輕例以曲出之也。

子路節二　按子路以費邑難治。子羔厚重有德。足以化民。故舉之。味

不知未學之人。其於政事之政設施。必至廢古任意。而名實俱喪。

註未學二字。未可明說。下節子路方會意說出。

民人節二　按有民人。則經畫區處。無非窮理盡性之功。有社稷。則昭

事感格。無非誠意正心之處。只謂人情物理上。可做工夫。咕嗶章

句。止成迂語。但子路舉羔本意。原非欲其節仕為學。今諱其本意。

臨時撰出話來。正是佞人口快處。是故二字。承子路來。惡佞。是。從。

格。平。日。言。

侍坐章　按聖賢心。性。功。名。同。出。一。原。通章固重在酬知上。但觀哂

由與點。則礼讓二字。尤屬通章點。睛。處。　困勉錄大抵聖人之道。

充塞天地至大至寬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充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蔽于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

侍坐節三 蒙引毋吾以也是教他忘分盡言尚未說入志字 呂晚村聖人引三字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不我知也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

率爾節 註揣子路言志直視天下無難事是何等才氣夫子窺見他有凌駕一時之意故以一哂折之千乘句提起攝是鈐制意見勢之難師旅二句見時之難逐句遞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為之包善政善教在內有勇本善教來知方本善教來而政字內又兼兵政養政

求爾節 按求也為之內亦要暗藏足字根子如開源節流意通章

節。只。重。可。使。足。民。卽。礼楽帯言。既富而教。就化民上說　倪滄柱

足民不言礼楽。亦是王道教養規模。與後世務耕戰。盡地力者不同。

赤爾節　體註非能願學。口中是讓。意中是任。下正是願學禮樂。

存疑宗庙之事。指諸侯。祀其先君天子宗廟。則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礼。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會同。是。諸。侯。会。同。于。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馬氏謂當時朝王礼廢。此指兩君相見言。未是。諸侯朝王。常礼也。聖賢道其常。或疑諸侯朝會。不得用相贊禮。然周禮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為上相。諸侯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

蒙引考諸侯有四時之朝。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之外。又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者。諸侯有事而會。不以當期。同者。十二年王如不巡狩。諸侯既不

得就見。則六服一時盡朝王。合諸侯以命政。註衆、即殷也。頫即見也。端衣名。其衣正幅染玄色。故曰玄端。

輔氏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皆以漆布為之。

按小相據蒙引相。無大小之名。只與從大夫之後一般。邢疏謂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詞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卿為上猶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節

按譚說子問赤時。點猶撫瑟而未鼓也。藉一堂之上。三子言志。點鼓瑟以聞之。則非禮。因知曾點鼓瑟。蓋至赤言畢而始鼓也。何如之問。至點瑟終而子始問也。又記者叙舍瑟一段。繼有深意。夫子與點即在此不專為暮春數語。此數語。猶諺道。你如何

聖人之體道如何曾點之見道如何

續困勉錄 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看得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真是民胞物與氣象莫春數語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

三子節 揔點胸中先自有一哂為邦之意蓋彼是高談性命謂為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區區自負故疑夫子之哂由者在此且并疑赤亦在可哂之列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務書先生謂有下視三子遺畧事為之意極是末句重志字見三子各吐一番經綸俱非空言分明是兼與了

夫子節二 翼註 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見其言不讓此不讓在

言論上見者一言序字便見是小疵了 陸稼書爲國以禮句評者曰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粘着爲國講便從治國生情此最說得好宗墨云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君子所以經邦浮而易竭者才亢而難馴者氣禮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不知則學蓄戒其輕發此說得明 又觀點前後四問便見他行不掩言處若先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復更疑此亦是記者極仔細處

唯求節二 按此二節則即求赤之爲邦而見由之可哂不在爲邦即由求赤之皆可爲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 吳因之宗廟會同二句就着爲邦意講言赤志於宗廟志於會同則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不曰願爲邦而曰願爲小相特謙

詞耳。使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上二句。正說他為邪。下二句。又破。解。小。相。以。應。之。

顔淵章　按克復是指發微一閒處。索性与他淨盡。到顔子地位。方可用着。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雖有故與發兩頭。然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語意。仍是。即接上句。來。益見。克已。復。禮。之。爲。仁。耳。末句便就為仁兩字。反。覆。咏。嘆。以。決。之。即至第二節。亦。只。是。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

顔淵節　續困勉錄朱子云、克已者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礼乃是粗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

呂晚村克即是復。然克。知。須。復。礼非即仁。然。禮復。即。仁。二義要並看得透。

附時文張作梓然者性。無邪正之可

名。雜然者情。有公私之。必辨仁感物而漸離者。已為之蔽也。已則易。縱安肆日偷。已則易。私作僞日拙。故必奮吾嚴厲之氣。戰而勝之。而幾微務絶其緣。仁体物而咸在者。礼為手之用也。礼主於敬。嚴以制心。礼行乎義。精以斷事。故必用吾擴充之力。養以得之。而天理勿還其則。

又云已。自定其從。還人。何得分其功罪。已自有其智勇。人自得。依其進退。說理可謂明朗。

請問節

按勿視四句。須各兼大小。合內外。以立說。方於聖門敬義養察之學。說得周密究全。至四勿字。固是緊要。然在克字內已包得。不應至下節始提此為主腦。此承上目字言。當重在視聽言動上。請事斯語。蓋言擇之精而不昧于所從。守之固而必要其所立。使是他下手處。

附錄文自物感于心。而所謂視聽言動者。緣心而起。是心之所不能無也。自心涉于感。而所謂非禮者。又緣視聽

言動而起。是心之所不可有也。又云。天下之物。日與吾心交。而常以其心宰之。故物至而心不累。吾之心日與天下之物交。而常以其理御之。故物化而理自融融。按。請問其目。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

仲弓章

按。仁之理具于心。任吾心而縱之。則吾心已流。居吾心而私之。則吾心已滯。惟敬則有以逆持之於中。惟恕則有以順施之于外。斯則去私以存心。心存而可以復仁之體。邦家二句。与天下歸仁境界不同。是在敬恕上用力。充積。就久。到此方見敬恕之量足耳。呂晚村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錮。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

司馬章

按。牛多言而躁。則心不存。子以訒言告之。亦是對病良方。

上節就現成者說。已包得全体。末節只是推出所以言訒之故耳。晚村云、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体會得之。唱破直抒。未為不是。然于夫子点綴不盡。今躁人尋思。得語氣之失之遠矣。

司馬節二　呂晚村全在第一句說得好。曰仁者其言。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籠得盡。語氣又要含蓄得不盡。按此、註心存不放四字。且、勿、徑、露。

其言節　按為指事言。泛說。難、是其難其慎之意。此三字頓住。心常存。即在此三字裡。註故字勿泥。得毋二字。說得極自然。蓋人只一心。難于彼自不易于此。心存不放四字。原、貫、此、二、句。

君子章　呂晚村不憂懼句。說得圓。圓方生出司馬一問。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工正在乎素也。按朱子于上

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原。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窮。欲其深思而自得之。

君子節二　呂晚村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言。雖其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日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向體之乱言。方、有、着、落。內省者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　按　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

人皆章　呂晚村　為憂憑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看子夏急下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命數。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人皆節四　按　天以一定之數言。命以不齊之遇言。敬在心。恭在容。重在無失有禮上。無、失、是常：敬意。故曰不間斷。有禮、是不足恭意。故曰有節文。　李衷一　大抵牛處兄弟之間。決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以感其兄。原。不。欲。牛。把。自。己。兄。弟。置。了。認。別。

人。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恭敬。雖四海之内。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親。况親親者。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者。不。當。從。四。海。者。翼誼皆兄弟。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復敬。誰人慢我。、無往不恭。誰人侮我。

問明章　按張之問明。其意要從遠處求明。夫子言汝欲求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之。盡。量。處。便是遠。何必遠求。然其所以不行處。全。在。平。日。居。敬。窮。理。不在譖愬上料理。又譖是不干己的事。惟浸潤。故迹緩不易覺。故易疑。愬是切己的事。惟膚受則急不暇詳。故易信。不行。則。人。自。勞。擾。我。自。從。容。所。謂。先。覺。者。是。也。

呂晚村說明便是遠。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離。須知夫子舉此兩端。最是極切近而易蔽者。于此能察。便不弟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于。張。反。求。于。近。耳。

問政章　按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又須知孔子此章之意。自重在信。而今說者之意。反重在兵食。大謬。

問政節　困勉錄首節只重信。蓋借兵食以衛信。非以兵食而輕信也。附楊文惟王之政。顯於民之相足。而藏于民之相愛。惟王政之及民。其粗在兵農之間。而其精乃在於孝悌廉恥之際。然則民不可以不議信也。起而視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

必不節二　按看明子貢兩問。是于未能全備三者之時。商其緩急。去字猶云且丢下那一項。先字猶云該重那一項。非是原有三項時哉。去那一項之謂。如此看。則夫子之去兵去食。以所去明所先。正是施為次第。末二句。打穿後壁。更無展轉。我足去兵去食。歸重忠信字。不單粘去食說。明乎此。則聖賢舉事。雖萬难措手處。必不以良

世苟且之法興之漫宗夫而後可以足兵亦可以去兵可以足食亦可以去食而政無不可為矣 又末二句獨揭信字以明其不可無非徒申明去食意也民無信云云最要于使字上着加政行于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于變信不與兵食俱去故信為國之大寶

子成章 李衷一章內君子二字重看君子者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也子成之去文存質是不特為質勝文之野而直為異端非禮非樂之說子貢之激在兩猶字蓋即云文質相稱亦必質多而文少此章質字須兼本質之質與質朴之質言

子成節 擬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于激故云失不可追惟有此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 又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而豹亍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以体不是喻體 又文質以時言則

不特傲臣用文。即古帝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文。即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即治内亦不得廢文。以事言。則不特文事宜文。即武事亦不得廢文。此首二句意。是論其理如此。下二句。是言廢文之弊。々原不獨君子小人無辨。

註特舉以示例耳。

年饑章　按哀公忘卻百姓。但為吾計。有若云若為吾計。正當行徹以為百姓計。孰與不足。正見君與民実々有相関切處。即对副用不足実際。

年饑節二　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饑民之正賦且不能辨。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便欲加賦也。　又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廢徹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舊去

行徹法語意虛活要他想那行徹法的好處出來

曰二兩節

摠公言猶不足止見得君一邊竟忘却百姓了故有若從百姓說百姓之足不足跟徹之行不行來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一來君民關切財用自互相流法君即不足民自有以供之二來惟正之供畢登自可以給國家經制之用三來家給人足民歌樂和無戾氣以干和則風雨時而歲無不登下二句反省便見 又註補節用二字最精蓋行徹愛民必恤民財而節用民益不忍坐視其不足也此意亦要補說

崇德章

摠崇德辨惑俱是治心工夫德本之性當還其所固有惑生于情當究其所本無高從早處做起明從暗處撤開子張高明故造以近裡切己之功

崇德章

摠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

也。兩項對說爲是。蓋忠信与義。總。是。德主与徙。總。是。崇。德。工。夫。崇非有所加增。只是不流于汚下意。　又易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于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也。蓋忠信是個本基。徙義又是進處。無本基。徙進不得。無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　又忠信是內之治實心。義以事之宜言。故徙義工夫。專指外說。

發之節　按不必好惡之僻也。即其人本自當愛當惡。加一毫意思。便于心体有累。便是惑。上二句開說。不必專指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言。　徐自濱要四個欲字上見惑。只是個欲心所蔽耳。祛。惑。莫。先。祛。欲。

齊景章　按翼註謂此是正名意。刁紫吉謂此。是。極。實。意。看來景公之君臣父子。不比衛輒特不能盡其道耳。應。從。刁。說

齊景節三

刁家吉春秋于臣子弑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惟不君臣故不臣父惟不父子故不子端本窮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責其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勵罪引慝之道也四件平看

附張文疏君君云威權振而分守明號令肅而群心攝疏父父云遺以安而不蹈以危制于義而不索于欲疏臣臣則云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疏子子則云喜而不忘勞而不怨句句對針景公妙極又不知即其所行之得失而大體已有可觀此是讀書人語

批景公之言不搖頭腳而歆大家分任其責故終不能以君而制其臣以父而制其子

片言章

李毅侯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德齊禮而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為國則可以無訟矣而況于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

故如此其去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子所謂達却便這是氣象也

片言節二 黃勉齋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云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呂晚村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于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總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聽訟章 翼註聽訟兼明與斷說使字最重全是平日道德齋礼潛孚默奪若或使之但此意亦未說明正欲為治者悟于言外

子張章 朱子若有頭無尾的人使是忠也不知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盡截他 按此論為政之心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行 又

論常理。以忠宜屬居。無倦宜屬行。而夫子轉似四互言之者。兩之字。本。是。對。開。不。得。既言居之。則忠自不待言。所慮者倦耳。既曰行之。則不容于倦。可知。所慮者不以忠耳。子張是個有銳氣的人。初時。來些銳氣做去。做到下稍都無結束。故孔子告以無倦。下句說行之。是即行其所居耳。人固有平日居心如是。及行出政來。卻又不如是者。非苟且來成。即粉飾為治。都是不能表如其裏。故朱子云。裏面如此。外面便也要如此也。註中始終如一。重。終字。表裏如一。重。裡。字。

君子章　刁蒙吉

誘道引也。在未成時言。翼扶翼也。在將成時言。奬誇許也。在正成時言。勸勉勵也。在既成時言。既成而又恐其一善自阻也。故勉勵之。四字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于成也。　因勉錄

君子時借人以私便。似乎導欲而長邪。然其意歸于成美。如好貨

好色無傷是也。小人時，絕人以正理。似乎擁民而誘民。然其意帰於成德也。如樓護議論常依名節表蓋引義慷慨是也。

政者章　吳因之　此与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交相畏也。上有畏其下之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然然後下有畏上之心。所謂有恥且格是也。孰敢二字可玩。存疑首句只解政字。且虛說。子帥二句方是就自己身上說。

患盜章　莊忠甫　上不欲而下不竊。非獨感化之說也。多欲則重斂。重斂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礼義生。爲孰甘棄身于不義。故雖賞不竊。

如殺章　相殺字深看。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况欲善而躬行以率。故自有風草之應。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

問士章　按此章即是為己為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為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個為人之意。闇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確是此章註腳。

問士節四　按何哉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是截然兩意。是聞非達。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辨。

夫達節　按質是質朴無粉飾。直是正直無邪曲。靈臯云。以天性自遂。不諧于俗。而心則有。自居卓以无妄與人。縱無可歡。而情不至於獲戾。此質字在性上。說直字在事上。說極是。質直固有觸突人的意思。至好義雖已合宜。然亦是當然而然。非圖耻妥貼之謂。故小註云。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意也。觀察下人。作兩件看。慮是時時以此為念也。此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上去。必要收抑到爲

而已。實際。方是對付子張語。以下節反照看。觀察是疑不自居意。
下人、與無忌彈相反。

夫聞節　按上節說義。此節如何又說仁。蓋。仁者。善之。長仁。統。利。物。之。義。達者。義。不。敢。以。取。聞者。仁。亦。將。以。備。爲。色取仁而行違。朱子云、不惟虛有愛憐之心。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是。行違、金正希云、精神有限。既飾於外。復簡其內。此兩失之事矣。此極肖聞者心事。此句。總。對。上。肩。直。好。義。居之不疑。有不自知其非而居之者。亦有自知其非。恐人有破。而先示以不疑者。二、意、兼、說方、究。此。句。總。對。上。觀。察。下。人。

從遊章　按遊于適情處。不忘治性工夫。故夫子既善之。而又告之。末一節因其病而藥之。正是樊遲最切己工夫。三非字。與字正要他反己自思。　又事得俱兼。知行說

樊遲節三

按聖賢無在不收其放心。故無在不深其學問之思。舞雩之遊。問及此三者。是遊亦無非學也。故夫子告以切實工夫。汪大全言崇德。而告以先事後得者。一以見無所爲而爲。即是崇德處。故朱子云一有計獲之心。便是人欲。脩德者方循天理做去。纔襍以人欲。些其便損了一兩分。只德便消削是也。一以見無所爲而爲。則功專。而德自崇。故朱子云。一心作事。一心計得。則作事之心必不專。如何積累得高是也。按首段必兼此二意方完。惡與慝。有微顯之分。然微必至。於顯。故遲以爲慝。而夫子以爲惡。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二句當。四環說。一朝言其忿不崇朝。暫時之忿也。忘其身。正是不顧慮其身意。分明是見理不透。輕重倒置。註中知字。正是辨處。註中懲忿字。与辯惑畧有先後。蓋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也。

問仁章

呂晚村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都在仁疑知疑其成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

問仁節三

按唱出兩人字便含下直枉兩種知而愛並舉便見不相妨了樊遲未達是疑知妨于仁只在他氣象上見得夫子答以舉直云云是窺見他未達而告以知之可以成仁也然此處只宜渾說故舉直二句作文最難措手總要得隱躍釋疑之意絕不露一仁字而仁字在內方与下一問不礙

鄉也節三

按汪大全云遲之問于子夏只是疑化枉之無與于知註又未達三字對上未達說蓋謂前既疑二者相悖而有所未達此則又未達化枉之何以為知耳不是謂遲此時有二疑既疑舉直一句不應專為知者事又疑枉者何以能化為直也此最說得直截明快富哉句註不止言知句最重人只說得所該者廣殊欠分

曉齊有天下節不適味要以足其意耳上下應一串說非上節苟為吾知者一疑下節吾所以能使一疑也按此節仁字亦是暗合以上遲未明言耳須于言外見得方圓

問及章　按忠是一段真懇忠愛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善道只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為圖亦是善藏其忠處故此節分之有三項合之只一項

君子章　按此節愚向來中無的解今合諸說參之知此二句可串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透徹君子以文會友是言君子固設講文以會友也會友講學彼此薰資互相啓發則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則其益于聞見者大矣而又不特為聞見之資也即為仁工夫全是自己實實做的然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詔告過失賴以箴規亦是友以輔之則取友之益為何如哉

刁蒙吉謂涇陽云、自古無閉門閉戶之時聖賢聖賢無孤立無与

之時學問可作此章注疏

子路

子路章　冀註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之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張彥陵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息之可逸。無倦非益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

子路節　饒氏先是先其行。勞是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悌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畋師役之類是也。

困勉錄　先勞無時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于處常。勞於處變。要如。先。勞。不。專。為。民。而。設。是。自。家。該。盡。的。道。理。君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後一層。

請益節　按倦不特在既成之後也當勇猛之時精神須自有節程
伯淳曰這一點意氣能得有幾

仲弓章　按此章大意見道之要者無不公心之誠者無不達又須
知論政者貴識大体

仲弓節　按能先則衆人職詳一人職要力不劳而功可底能赦則
寧脫桎梏無蔡淵魚斯刑措而無冤民能舉則懸天下之爵祿待
天下之賢才斯人之能不異已之能也此總見爲政者不得以綜
覈爲能以法令爲師以一已爲賢于人末句兼已用未用而意

焉知節　按焉知一問當下使以賢才爲一體此其中心之好可知
第賢才之生無盡已之知不若人所知之多也而賢才之舉至公
舉之心即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也故不必以一人之知盡天
下而一人之知可繼以天下人之知不必以天下之賢盡吾舉而

一人之私。可公之為天下人之私。夫子此言。真是操約而用宏。又人具含諸。或指觀感說。或指秉彜之好說。看來秉彜之好。是正意。觀感是賓意。只應帶說。

衛君章　按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必也正名。尙指衛輙父子之名。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輙父子在其中。末句而已矣三字。與必也相呼應。

衛君節二　蒙引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夫子。若屬夫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又正名一句。非但各奚先一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于輙。如何廢了輙。而請命立公子郢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　按立郢避父。是一意。立郢。是國人事。避父。是輙事。

有是節二　張彥陵子路以輙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

不甚不正。故以子為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翼註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談話欠從容。

名不節二 據此二節。申言名不正之弊。正由所不知處。名不正三字。提起。下五弊一齊都到。言即指稱名之言。名不正則出口便逆。稱之有適詞。當之有愧色。故曰不順。事是一事。所行之事。而下註中政事：字不同。事不成。言事総成就。亦不以當事体也。禮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言。刑罰不中。不必說到刑不當罪。即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失其道而民散也。以下就害及民。言。政事不獨刑罰。而但言刑罰不中者。蓋無禮樂之朝。必妄加誅戮。以屑服人心。惡者倖免。善者反懼。民將為惡而惡不可免。欲為善

而善又不免。舉其手足。用之於所避所趨兩有不可。故曰無所措。張彥陵子路者得名是虛的。夫子卻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乎之意。

君子節　吳因之必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于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于正名意不緊切了。按名必可言。對上言不順說。言必可行。對上事不成。包禮樂刑罰在內。末句本重名上。獨舉言者。以言。即稱名之言也。苟者。假借糊塗之意。一事苟。指名不正。餘皆苟。指言不順以下。又明文許作云。別嫌明微。必稽于天理人倫之至。慎始慮始。必要於人情物理之歸。講末句最有意。

樊遲章　按躬耕畎畝。聖人亦常為之。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于道。

初非屑屑于細事而必欲爲之。末一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不得但講上下感應話頭。

樊遲節二　困勉錄云、蘇子由以許行看樊遲。甚妙。則似不當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實。則亦是近利而已。　按小人對下大人者。只當以位言之。

上好節　翼註　三好字。照兩學字。三上字。對上小人字。礼義信。代稼圃字。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　按上三箇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而至。只作之為之、耕稼者。

誦詩章　按今人講此章。專以閫外註爲主。着重在誦詩者身上。見學貴有心得。以爲實用意。愚者朱子一部四書。依文訓詁。何等謹嚴。獨此節註論詩極詳。末結云。必達于政而能言。可知此章是夫。子。删詩。後。誘。人。學。詩。之。意。蓋古詩多至三千。夫子删之而存三百五

術。恐人有見少之心。言此三百中。天道備。人事浹。更何政之不全。何言之非法。其有政未能言達。對未能專者。是必其未嘗誦詩者也。否則徒誦焉而無得三百者也。至徒誦而無得于三百。雖多至三千。亦奚以為也。雖字及奚為字。只是抑揚其詞。以明其為達政專對所必由耳。多字。宜指古詩三千而言。不然朱子註書。何為作此不了語耶。又外註重在誦詩者身上。正註則重在詩上。困勉錄載諱渠生說。已見及此。而言之未詳。近日惟王雲衢依註作文。大賜欣旨。因備論及之。

其身章　按無見為人上者。無可寬假之身。故令亦自不可少。但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準則。行字內有默驗于無形意。從字內有強制於有象意。正不正。俱兼內外而言。

魯衛章　困勉錄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爭較量。不知夫子本

意。正。為。魯。衆。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嘆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有憂之意。孫邦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子蓋先覓之矣。

子謂章　按稱子荊以風有位。其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當始有時。不暴少有。少有時。不求富有。隨時自足。不假營求。三日字。是形容。他心裏的口氣。非于荊實有是言也。須知居室。本於居心。而寡營。由於寡欲。

適衛章　張彥陵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總是保庶。只是不去峻削他元氣。繼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

適衛節二　按衛民之庶。賴先公之教養以有之。夫子庶哉一嘆。口雖不言富教。而無窮心事。已於一嘆中洩之。想他出口時。直是經綸

滿。字。留

冉有節二　按陳云生食則人衆者先富。力作則人衆者先裕。又云為不善者因富者有其勢。為善亦富者有其資。四語的是名論。續因鬼錄富教之權。必。操。即。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黠者必扶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久而偕愈敗矣。須。看。聖。人。兩。之。字。

苟有章　陸稼書此因當時天下人。皆以為極重難返。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故夫子云然。實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下之勢說。非但為當年累世莫殫莫究解嘲也。若徒慨無人用我。便涉自誇。湛甘泉何以朞月已可。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治化行也。三年所成。即是朞月所立之治。法法可以速者而化不可

以速行也

善人章　按夫子以當時專尚殘酷慘然有痛于心故遐想古人合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以盡其用、一一善人而更得善人以繼之積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句一以逆折夫世之言邪名法術者一以見必擇善人而使之爲邪且善人之後必更以善人代之也

如有章　按以大學賢親禮樂利及孟子不怨不庸等合者便得此仁字注脚在上本于誠意在下各以誠服朱子所謂自一身之仁擧一世之人皆淺灌透徹此豈可以速而致故祖宗之成模必遲之子孫而收其效一日之風雨必要之百年以待其成

苟正章　按此章專爲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法守循紀不敢妄有作爲是也

退朝章　按此非責季氏之僭是責季氏之專冄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只一事家字國字截然分別與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于家者亦以當公議于朝也

定公章　按通章見天下之大繫於人主之一心人主實坐其難安之勢而常臨乎易逞之機故邦之興喪總以心之敬肆為之

定公節三　按興字兼創業守成言幾訓期云一言力微未可期必也為君為臣二字重見君非徒養尊處優臣非徒食租衣稅已也言知而為在其中註戰兢二句意即補在知字內知難處輒是為難處亦即就是興邦處不幾乎亦即在知上決之

喪邦節二　按不亦善乎言言之善而莫違方總不致喪邦則猶庶乎其可也精神正與下句相呼應須知孰定莫違豈惟言之不善者

足以喪邦。即其。善。者。不。免。剛。愎。自。用。亦。非。開。誠。布。公。

葉公章　按葉公佐楚。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心。故因人心以驗政体。近說遠來。為政之效也。然必有所以致之者。故註曰被其澤。聞其風。但只當于言外含蓄發之。

子夏章　按政亦有當速。當不遺小利者。弊在欲字見字。欲速則銳於進而不精不詳。必至前後兩癈。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既得。而忘其遠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疑其宏算。故大事不成。夫子因子夏規模狹隘。故。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

吾党章　呂晚村父子相隱。是一定不易之理。非義本當隱。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是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蓋父子是至情。直是天理。天。下。安。有。人。情。外。之。天。理。故晚村此論最允。

吾黨節　芑山張氏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須想見積誠感

恰。父子一體關切的意思。相隱自不能已。其自不能已處。即直也。

居處章　按居處是靜時。執事是動時。與人是物我相接時。居處執事與人。各有其理。恭敬忠。禾便是理。乃所以存心以求夫理也。恭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如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如脩己以敬是也。　陳氏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朱子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按末句只是恭敬忠無間斷意。

問士章　按說統云此章重行己有恥一句。孝悌信果。俱行己有恥中事。斗筲不足算。亦是行己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其重行己句固是。然首節自應平說。至下三節方重在行己邊。

行己節　陳介眉常人之恥。在事後。君子之恥。在事前。常人之

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々自內生

語類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附潘文處己益高而恥之數亦隨而益殊窮落後偉之懸翻借人世激漲之私以反觀而內鏡而嘵々易屈欲々易汚必不以末路而遺清明之累治己愈嚴而恥之數亦隨而愈密闊深肅括之學長借下流失足之恐以謹小而慎微而居處不深飲食不漏斷弗以細行而貽隋越之羞

又云己無易就其所聽而恥則堅護其所明己無棄趨其所使而恥則力制其所逆

宗族節

按孝弟之道通神明而光四海而此特宗族鄉黨見其無不孝不弟而稱之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

必信節

按信果二字無病々在而必字註識淺以所知言董臨以所守言

宋潛溪以賢智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為小人以末世之放誕觀之則此猶不失為君子而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

鄙。孰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陋。以小人而猶列于士。鄙。以士。固不在浮偽故也。

從政章　張孝陵斗筲、王罷量容受說。蓋其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味。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目之。

不得章　按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云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云高、明、沉、潛。指出狂狷。收盡世間有這種子。又絕世間假冒種子。狂者有、氣、魄。擔當得起。狷者有筋力。撑持得定。只在他志節上見。註激、厲、裁、抑。合狂狷言。進取二句。須句句是與狂狷。都句句是思中行。方妙。中行狂狷。俱以資質言。

南人章　按方言與文言並舉。以見無恆之不可。意思俱在善夫不占二句見之。須抑揚頓挫以出之。方為神肖。翼註恆是常久不變。要看得精。觀下易辭。則恆是恆德。即恆心也。一、切、妄、念、俱、無、常。

惟真心可常

南人節　按無恒則誠不聚。故不可以交神明。技不精。故不可以寄死生。善夫句。要得儆惕人口氣。　王漢階云巫醫其小者也。而南人且如此。鑿鑿乎言之也。善夫。最得口氣。

不恒節　困勉錄不恒其德。即是可羞。不必外至之羞。而後羞。惟不知此而爲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

和同章　困勉錄和而不流。威而不猛。是一類。就上論。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就公私上論。兩邊各兼相似相反說。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如此章語氣。當云君子于人。是和不是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爲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爲不和。方其同

而無部之時亦原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檢便是同按此論剖析較諸說最精

鄉人章　按好出于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于不善是逆而察之之法然鄉人之善不善又將何以定之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而何如俱就好一邊說而未可俱謂不足以定其賢末二句要合看本文不好如二字須知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衆必察一察字便入微

易事章　按君子小人俱指在上位者言易事難說非有心於難易也但自事說乎君子者見以為然耳君子只是一個無我不求順已而求順道不以道與君子秉道之心自然不拔不自欲阻奔競至以此道任人苟以道事我則一才一技皆得自効亦不要之開張賢路他心裏廣大自然樂取若小人則反是而已　又註公恕

私刻。乃。約。其大。意如此不是推原。不說非道。由。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兩而字。兩及其字。最得相形互見之妙。爭說要合併說。

泰而章　樹泰。從。敬。來。驕。由。肆。得。故君子小人。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心。慊。故心廣而体胖。不必於謙謹處始見其不驕也。小人拘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驕。不必於憂戚時方見其不泰也。此皆在氣象上見。而本原則在心之敬與肆而已。

剛毅章　樹剛是強勁的意思。毅是堅忍的意思。木指容貌無粉飾也。訥指言語。無巧捷也。四者俱以。資。言。有此資質。不屈不撓。未彫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佐案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令色相反。正爲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仁者一片真性。剛毅得乾之德。木訥得坤之貞。四字俱要淺看。

子路章

按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氣象來涵養工夫卻在前一層猶於外言外見得若以此鋪張便索然無味蓋非說不出善說者自不消說也

徐敬菴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精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諭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道之若是其偲偲如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戢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此等氣象與行行如迥別

按此六字猶還象字語氣氣象至此直是物我形骸之見有所不設而天地萬物之情究然在抱矣末二句是養成後獨處咸宜之妙不重

教民章

按此是夫子重言兵意蓋善人教民原非專為即戎而教然教以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教以務農講武則民且足食足兵此皆即戎之本也故善人先民心切本不欲使之即戎然教

以七年。則亦可矣。

不教章　按此爲輕用其民者發。教民亦是教以孝悌忠信。非如後世之以兵法也。

問恥章　張彥陵有道無道。夫子原只兩平說。按註倒重有道上。時說倒重無道上。俱偏。然言意。只重。有爲。不重。有守。以守。非憲之所難也。　周季侯恥在借情中者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　困勉錄邦有道。非全不要守。邦無道。非不全要爲。但舉其尤重者言耳。

克伐章　張南軒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克伐怨欲仁者之心。無自萌焉。故制私之於流。未若澄之于源也。　饒氏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

克伐節二　蔡晉江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然冥然之中。而發於忽然卒然之際。最難制的。今能致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難。有甚於激滿之隄防。奔馬之馭駕者。故曰難。　續困勉錄用。克己。工夫。尚憂其復發。究制。而不行。如寒。而云耶　汪大全克復者。如撥賊。而不使之留者也。敬恕者。如防賊。而不使之來者也。不行者。如藏賊於家。不使出。而作惡者也。

士而章　揆此章見名為士。必須有高明廣大。一念不染的意思。曰懷居。便有物累。便非洞然高朗的心胸了。安所得士。懷字要透發。有留戀不能割舍意。居字說得廣。凡吾所有而處其中者。皆是。不足為為士。即就懷居上斷之。

有道章　姚承菴危言危行。不意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意無所顧忌。人見以為危。君子止以尋其常耳。言遜只。是遜于理。而不

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

副墨 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必。特言則孫以出之耳。真是中流一砥。

有德章 摠此章歎人致養於內。不當徒飾于外也。要重德仁邊際要在脩己上。德与言是華實之辨。仁與勇是理氣之辨。必有是決詞。不必有是疑詞。不得徑作無字看。蓋德信其言。是蘊積中。自然之發洩。即悃愊。無華。而精神自在。言不信德。其中有君子有色莊。故不可概以爲然。仁信其勇。是天理中。自然之剛健。即凝神斂氣。而強。發。自存。勇不信其仁。亦恐血氣之勇。與德性之勇。相混淆也。蓋不本於躬行。即是便佞口給。故無論言之強辨也。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不出于無私。即是血氣。無論勇之適當者也。即當勇而勇。亦是血氣。

南宮章　侁滄柱　福善禍淫。天道從来不爽。見夫子贊以君子。嘉以尚德。則适之言。実属不易之論理。此理信得真。楽天。知命。皆即此。出。聖賢只論理之常。不論数之変。不咎之故。断主禹(躬稼)稷以當時尚稷比孔子。照註自確。　又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只從當(前)軒舉其行事之實說為是。

君子章　按此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語意似為易言仁者而發。仁不仁。俱以一念言。不以全体言。　又佐棠　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起。故雖行好事亦是私心。其未有一息之仁。

愛之章　按人但知拈能勿二字耳。須知此節。應拈勿勞勿誨說入。言慈父忠臣。本意原欲勿勞勿誨。而一不勞。而此至愛之心。轉不可解。一不誨。而此誠懇之念。抑而不伸。即欲勿勞勿誨焉能乎。不

必說到不勞則子不賢。不論則君不聖也。

爲命章 呂晚村春秋時詞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卻全賴以此立國。 按章意重在四子和衷爲國上。草、謂畧寫大意。創、謂造立体制。討、謂尋究典故。論、謂講論得失。脩、謂去其大繁。飾、謂增其太簡。潤色、謂易徑直而使之委婉。化鄙俚而使之新雅也。裨諶謀野則獲。世叔美秀而文。子羽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子產章 按隨問隨荅。而三大夫之孰優孰劣自見。以內夏外夷立論。直是不通。

子產節 按子產治能制義刑必懲奸。亦非一於愛者。要其用心則專主于愛。在位而愛歌。殁世而思。子產其有遺愛乎。

子西節 按子西爲人。雖事有矯情。名立要譽而要之無以議爲也。

夫子只着一彼字。既跡而外之。復推而遠之。子西之爲人。蓋在不論不議之列矣

管仲節　摘人也二字。語意逹下。虛說爲是。夫子本意。只是歆明管仲爲有功之人。却不直說。特舉駢邑一事爲言。最是善形容處。蓋久約非人情之所願。而與奪有榮辱之分。是恥能移奪之。而終無怨者。今伯氏有然。此雖其恬退守義所致。然非仲之功深足以服其心。安能沒齒無怨若此

無怨章　摘二句平說。俱就常情言。無怨與樂。漸近無驕與好禮尚懸。其難易之故。須就時勢透發。若云無怨甚難。無驕特視無怨爲差易。此意亦註中所有。以爲意則可。若專以此立解。未免顧奴失主。又若樂與好禮。便分不得難易。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那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公綽章　按老字及大夫字是寔字趙魏滕薛俱要活看註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高中玄云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此說得極活言外有公綽任職不稱之意有譏魯失官人之意

成人章　按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首節下截是中行次節是狷

成人節　呂晚村云至聖人方可為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此處托起一層兩個亦可方有分寸　按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言和禮樂兼本末言文之斯不見有智廉勇藝學之所以殊於化文之方成為智廉勇藝學之所以致其精　困勉錄智廉勇俱是德藝是

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為合。蓋思義見危授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

今之節　按而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能思能授能不忘。則已有忠信之實了。然。是勉強。意居多。故曰。亦可以為成人。　按平生之言。是平日期許之言。不在。然諾上論。大約即是上文義命。蓋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練。久要不忘。方守得義命定。打得關頭破

公叔章　按文子是寡言寡笑寡取的人。註所云廉靜寡欲是也。夫子以不言不笑不取為過。而問之賈。賈亦知吾者之過。而不知時措之宜。稱許已過。故夫子疑之。

公叔節　按人見他沉靜。便以爲不言不笑。人見他廉靜。便以爲不取。信乎一問。夫子。已早疑其不情。非欲得其恬靜之實。以爲世之巧令飾罰者戒也。

公明節　按言笑取之發。固有使人遊其中而不厭者。亦有使人見其約而不厭者。是不厭之言。非知時也。不厭之笑。非知樂也。不厭之取。非知義也。今曰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此非聖人爲能一一各中如此。

武仲章　按臧氏原有後于魯。至武仲之身。作不順。施不恕。以自取奔。倘其出奔之後。以身待罪于邾。而爲之請。孰得謂之要君。至求爲後而如防是。以防求也。言稱先祀。明予魯以可從之名。身反故邑。寔要魯以不得不從之勢。使告在後。示魯以請命之迹。據邑在前。要魯以不待命之權。

晋文章　按王道出於正。至王降而伯。若論心。則桓文俱不先于論夫子此論。特就其。行。事。言。耳。　按晋文當楚圍宋時。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援。至楚圍宋。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如干出之會。以臣召君。翟泉之盟。以下攻上。無非陰謀取勝。而不知尊王。若桓公於楚未服時。則責己茅而伐之。至楚既服。則釋曹衛以待之。如葵兵丘之會。明王禁。首止之盟。定世子。無非伏仁義以尊王。故曰正而不譎。　吴因之此。夫。子。賤。伯。之。意。都非評其優劣。權以濟事曰譎。晋文創伯于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伯者机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伯。多譎而不正。若桓公初做這個事業。緣人心尚愚。王道。仁義二字。尚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伯。道。之。不。足。尚。晋。文。已。不。及。齊。之。而。為。了。况。其。學。亡。心。而又甚。者。乎。

桓公章　按此章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心術上論夫子之許管仲以仁在事功上論

桓公節二　困勉錄以夫大義大信服之有了多少戰爭　呂晚村九合諸侯此是桓公的志事點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妙用仁者之功也

管仲章　呂晚村聖人此章義指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以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猶有大於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論功名也

管仲節三　四書脉又相二字極重見得北面事仇何顏自立其昧心一至于此　吳因之夫子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

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不可以一匡究勝作天下後世而平

對者　呂晚村　朱子云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稱此條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真小諒耳故下箇宜若二字謂其和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之即匹夫匹婦之諒也

公叔章　呂晚村　是矣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真舉與僎同升事牽合文字謚法作一篇駁義覆議宜聖人立言意予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塞相須具此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文子節　湯賓尹　使文子有媢嫉之心而見不達耶才露而恐其形已僎必不能以臣從之身而自奮於工使文子有推讓之心而見

稍不廣。則收。而爲。己。之。私。席。以。成。己。之。重。亦必不能以我所臣服之人。而共之于上。

子聞節　按此借諡法以見文子之進賢心地俊偉光明即此一節便無愧爲文。此句。當。重。可。字。至惜史臣之畧大而舉小意。只帶言。

子言章　按此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其用和言尚賴此以不亡。非謂得人便可無道也。衛多君子。靈不能用。正坐不能脩身飭行以知人。而其所用止此三子也。三人又非仁賢。即謂公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人盡其才。其爲才又幾何。然。而可以不亡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子言節二　按無道指桑倫紀綱大槩言之。上如是指無道言。下如是指用人言。

其言章　按無志而言。是爲不敬。不能而言。是爲自欺。即肆而下與

意。欲。欺。而。斷。其。妄。此。不。待。後。日。不。踐。而。始。知。也。、

陳成章　朱子　夫子初告時。本是。決。然。討。陳。恆。及後不從。因見夫子之言。亦可以儆三子。若竟說託討陳恆以儆三子。聖人決不若是迂曲。　張彥陵　孔子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而不敢不告。一是背後說。是欺卿。一是當面訑。是儆卿。一見吾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君乎。一見吾為昔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在位之大夫乎。

勿欺章　呂晚村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義。況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時。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盡。誠。處。即。不。失。愛。君。之。意。而。已。不。覺。入。于。欺。意原重欺一邊。　按勿欺工夫。在誠意。

上達章　按大全辨竅君子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縱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群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故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之間參看。理欲初分只在一箇念頭上分別　又此全是要學者謹幾意。不上達。即下達。無不進不退。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達下達。是中間語。不是兩邊說。

古之章　按兩為字。是學的主意。為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為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故科書先生云。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分。為己為人俱。兼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

伯玉章　按人知此章重在寡欲句是矣。然專言學問則廢。但言交情則泛。惟於學問上見交情。見聖賢用功。只在自己身心上。而聖賢相契。亦只以心。非世人泛交可比。

使人節 按夫子之問是問其所為非問其所欲是問其所能為非問其所不能乃使則以所欲告一若未有為而早傷之已為而施悔之者惟得過之為就〻且以其所不能告一若不為之而過在於不為輕為之而過又中于為者惟未能寡之為耿〻只此一語把伯玉克治之嚴檢身不及之表一齊都到此不但得伯玉之心并得夫子之心矣使才一嘆嘉使也寔嘉伯玉也

曾子章 吕晚村位字寔體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意句〻從曹子分上體認親切才見得他平日都學思誠之學 按君子有事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蓋思一於位〻外不分是何等專一身無定位思與之俱是何等順應

恥其章 按言易有餘留之以口不若怵之以心恥其言使覺一失

口聞其有無窮之指視故恥字比謹字尤深切行易不足防其不足務求有餘過其行使覺急皇中獨有羞人之勇猛故過字比歛字尤精深銳

道者章　按此章夫子實見得於道有未盡而子貢則知夫子之已能道字虛說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不足三樣人即于會聚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故其純然處即是仁洞然處即是知浩然處即是勇究全此心之本体使是不憂不惑不懼

道者節　呂晚村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此迥別此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上論知者章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

自道節　呂晚村自道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此正是聖諳高深處不覺深露出來

方人章　按方人亦不是不好的玩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在把做學問內一件事者皆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夫

我則不暇。非。諸語。是。寔。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茍自以為暇。便是學人大病痛。

不患章　按凡世之以不知為患者。類皆有自負其能之思。殊不知重。遠。之。任。學之。而後。難。欲。畧。之。故。及。之。而。後。知。雖有令名。不。足。以補。吾。之。不。逮。即有渊聞。不。足。以。寬。吾。之。隐憂。患在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處。此為己之實功。并求為可知念頭一齊都掃了。

逆詐章　存疑　説逆億。是把火去炤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然聖人此語。是説非逆億之知。乃明炤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明照之知無心。張秀陵　不逆不億。主虛説。不主誠言。蓋靈是無意。必誠是有寔理。自有分别。　按此非謂不逆不億。即是先覺。謂不逆億而又復先覺也。非謂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謂惟其先覺。所以不逆億也。先覺工夫。全在平時。窮理。格物。蓋理明則感而自應。觸而

自知也近有無知識說者亦是

微生章　按此章見道不可以委蛇權不可以執一是故侫者忘身聖人不敢爲固者忘世聖人不忍爲

微生節二　按無乃二字假非直指夫子爲侫乃設此以探其栖栖之意　孫淮海微生畝徒泥于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此便是固處

驥不章　張彥陵驥所謂德亦在加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合德而言力此與凡馬之別良者何異故德力兼方謂之驥然驥之所以見稱於世者都在德不在力則君子之所重可知　按稱以驥之得稱言若人之稱驥只是餘意

或曰章　按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報怨亦世人有心於薄或人有心於厚聖人無心而各得其平　仇偕柱報與復仇不同仇閑

君父之重。怨屬一人之私。

或曰節三

高中玄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爲怨。置之不聞。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可以爲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適。則爲不當報則不報。無遷怒。爲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

莫我章

按莫知即含下學意。下學自兼內外說。專以隨黙見聞獨持心体爲解者偏。下學從不怨尤始。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不作兩層看。下學上達。朱子云。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須自下學方能上達也。

莫我節二

按知是心契之謂。與不患莫知之知大別。子貢平日。却在高奇炫赫處求知聖人。而平淡精微之妙。尚未能知。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何爲言何所爲也。與他處爲字不同。註此但自言三句。

直貫至其天乎住。不是止截到上達住。否何為一階。必先從不怨
尤說起者。蓋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猶於階修處着力。下學是即
事即物。探討尋驗。即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是為上達。斷宜從
存疑處說。此天字。指蒼蒼之天。但天者理而已。知此理與之相
契。故天獨知之。註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料乎深味其語意如
如此。非夫子自譽也。

伯寮章　梟曉子達人安數。壯士除奸。各成其是而已。力是權加道
之將行四句泛說。末句方着伯寮身上說。

賢者章　按此嘆。世道之衰。致賢者不容于天下。不容于邦國。所謂
賢者是時中之士。貫下三句。避世亦是舍則藏意。不是沮溺一流
避地避色避言。總要見。賢者。自有安曲行道之心。至不得已而出
於此。則世道之衰。可知。

作者章　按此章須知作與辟不同。避只是四避。不是斷然不出。作是翩然遠舉。已無意人世矣。夫子非與他見幾。玩一矣字。有無限憂世憫才之意。

石門章　髡亭知其不可而爲之。不過爲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欲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即所謂爲即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爲。何嘗仕耶。　按晨門雖是譏孔子。然於聖人心事卻一語道破。自是春秋知己。

子擊章　沈無四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無亂地位。故決然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嘆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嘆。即。夫子之心。既之鄙。鄙真荷蕢之心也。夫子嘆其果而曰末之難。足見夫子一生心事只是寧爲其難。

擊磬節　按擊磬亦是偶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于磬聲傳之。鄙是鄙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知以下。正說他鄙而硜硜處。引詩。只是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量度如此。末之難矣。只是自明心事。不重譏荷蕢。

高宗章　按既是己職。何謂總攝。此己通大小官員自己言。如錢穀兵刑之類。都總來一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

好禮章　存疑　礼不過是日用當行之禮。節文儀則。散見於日用事物間。如子當事父。弟當事兄之類。好禮者。如自己躬行。這禮。既足為觀感地。又立條教。如率人。見無禮者則懲之。有礼者則奬之。如此方是好礼。由是礼教風行。達于四境。民皆知事父事兄而名定。故易使。

脩己章　按此章只重脩己以敬一句。敬字內即寓安人安百姓之理。中和位育。不過一戒慎恐懼而已。下二答。雖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止德本處深一步。安人安百姓。在脩己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便了。更無次第。亦不是。　按如斯而已乎。兩重問答。不要鋪排安人安百姓。總要收到脩己。安人安百姓之己。非有二也。而脩則有淺深之不同。到安百姓。是安之盡。實脩之之盡也。堯舜猶病。是以己未盡脩為病。不在安百姓上發念。正是脩己以敬處。

原壤章　按夷俟。不是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吾輩設。即是此意。

將命章　按通章以禮字作主。童子不脩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即有抑其虛憍。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將命節二　王觀濤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言。非學問有成也。只據

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兩章合看上章是愛人以德此章是教人以禮

衛靈公

靈公章　按上節是行之決下節是困之安總見聖人之所于遇而

遇然不足以窮聖人也

問陳節　按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对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

手段欲公深思而自悟之耳事字包得廣凡一切礼文皆是故祭

祀不止俎豆礼又不止祭祀俎豆之対有二意一欲其寓折衝于

樽俎一欲其先樽俎而後折衝

在陳節二　按愠非為絶糧為道窮也窮是阨而未通之意固窮作固

有窮時看方與上亦有字相呼應而固守意補在後恰与下濫字相

對然

賜也章一　按夫子所謂一只是誠敬到極處便能以一心而貫萬

事。非先有此一而後去學識。一貫。原。從。多。學。而。識。來。亦非一貫後。遂把學識拋舍。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首尾指點。字字親切

賜也二節　董思白學惟從博。然後到要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語須有斟酌。　呂晚村然字衡口而出。非字接口而出。然字種。根深。非字轉頭快。

非也節　拈一貫貼學識說。心。得。則。理。無。不。得。心。存。則。理。無。不。存此是一貫真寔處。　李安溪從來講者。只說得貫之以一。未嘗說出一以貫之。貫之以一者。如孟子所謂反說約。朱子所謂豁然貫通。義非不是。但一以貫之者。是學。問。頭。腦。不。是。指。其。究。竟。處。也。惟當先有此頭腦。故後來能到說約貫通的地位。中間須歷多學而識。博文詳說許多工夫。蓋雖聖人不能無所謂貫之者也。即或知此意矣。又不知一是何物。所以有此一者。從何而來。蓋令人措意

冥默之鄉聖門實學奚有哉

知德章　按夫子疏水曲肱類于簞瓢陋巷方知是知德知是真知全從沉着体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以為鮮

無為章　按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紹充得人三意若云本盛德去紹充去得人則融三為兩矣此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上二句已經說盡夫何為哉二句只是申說上意恭己指容言是形容無為之象非追原無為之本也

問行章　按上節是論行之理下節下手工夫曰立曰在輿亦即兩者以示例耳推之而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

問行節二　按行是行去不阻滯故曰猶問達意忠是言符其心是不欺信是言踐其事是不食言篤是待人不刻薄敬是戒懼不放肆博學二句是致知之鞭辟近裏着己忠信二句是力行之鞭辟近裏

者已

立則節二

按此節言理本無間故心不容有間必持以不懈之加密以至一之表使忠信篤敬之在吾者常昭然于動靜不分久暫而身若與之接目若與之謀故當其未立未在輿之時而所謂忠信篤敬者未嘗往即當其既立既在輿之時而所謂忠信篤敬者仍即存而則字見得形與道俱實有持循之意夫然後行見得行之難意書紳者是欲其觸目而儆心也

直哉章

翼註此是夫子表二大夫之節一是不拘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衛事上兩節有道俱淺看困勉錄二節看來俱重無道一邊但夫子口氣只是平說在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于無道邊見耳 按有道無道只作有事無事看邦指衛邦伯玉卷懷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鋒穎以攖禍患便

是。也。涵。義。處。二節通体俱是贊詞。不重分二子高下。

可與章　挨可與言。是靈而能覺。開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而不覺。語之而不達者。亦字極妙。合二句者。方見知者施教。如良醫用鍼。鍼鍼入竅。故下二句平做截做。總不。如。合。做。爲。得。

志士章　翼註　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重分優劣。害仁成仁。只。在。心。之。安。不。安。上。　朱子　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能爲成仁而殺身。只。便是。私心　袁坤陽　有殺身。亦。非。取。必。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妄死。而不足以言仁也。

爲仁章　呂晚村　上器字、對下、大、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于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上。而之字極着力。先正了。自。己。去事。友。的緣。由。事賢友仁。便

有厭悴切磋之心。有也。於使是心存。心存。使是存仁。

為邦章

表了 凡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為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礼。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之儀。按酙酌前代。只是。舉一。以槩。其餘。

為邦節二

翼註 時以歲言。四時以春為首。時之正也。令以節侯言。陽春司令。氣始和。物始生。今之善也。

靈訓 殷之建丑。月窮而星回。制非不善也。周之建子。剎盡而復返。義非不精也。孰與夫。人紀之。建。而以終天。地之終功。惟得夏時。以此明堂。以頒正朔。無非順天。而奉天。

乘殷節三

翼註 殷輅樸素渾堅。質也。等威已辨。質得其中也。周冕華而貴。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文得其中也。不為靡。承加于衆体之上。

不及否。承其爲物小。韶是總名。言舜則聲在其中。玩一則字。分明在治定功成後了。鄭聲淫。是聲音淫佚放蕩。佞人殆。亦指佞人。心術。危。險。言。若淫人心志。殆人國家。尚後一層。

遠慮章　按此示人君患預防。以爲弭憂之道。人是指當世道的人。遠慮。兼、時、地、說。是。慮。理。不。是。慮事。以其經畫圖維。可使當里之遠。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遠。以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禍机每乘人精神不到處入。必有近憂。何以必之。必之於其跡。忽。焉耳。

好德章　陳氏已見子罕篇。此加工三字。做人之意愈切

竊位章　艾于子文仲豈排擠柳下惠哉。特不竭力薦之耳。當時固由魯不賢用。而文仲不竭力引薦。其罪自見。竊位處輕講。不與立處姣刺。方得聖人責備賢者之意。

躬自章　按聖人不教人避怨。亦不教人任怨。只要我無可致怨之道。又首句困勉錄云。要說得廣。極是。蓋躬自厚。不但我所施于人者。如謀欲其忠。交欲其信。一一要求盡其道。即我之所以自修者。亦一一不放寬自己。薄責於人。不但人所應於我者。如愛人不親而不責其親。禮人不答而不責其不答。全不求全責備也。即人之所以備己者。不念舊惡。不急求使知。亦隨在存體量寬容之意。如此說方完。劉存尚只說得一邊。

不曰章　按兩個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為商量之詞。朱子云。率意妄行。這等人有兩種。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愚鈍。不曉得如之何的。吾末如之何。云雖言亦無由入也。四書讀夫人無自籌畫之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逼迫之心。則其心已安。

羣君章　四書鏡。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群居的日子氣象。不可虛失

了群居的好光陰。按言不及義。雖就言上說。好行小慧。雖就行上說。然看大全朱子意。似側重在下句。末難矣哉。註入德兇患。兩意並重。

義以章　合叙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如章即以義爲体。義者宜也。如横劍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是剛決的意思。須是萬事俱靠他做骨子。然剛斷足以成務。而品節文要詳明。君子於敬樽節來尊于執物者嚴矣。而義即以是行焉。相其輕重而次第之。急而不違。緩而不迂。彬彬乎。庸有其文。而義乃不嫌於徑情直遂也。然禮仍是嚴的。濟之以遜則柔。君子之恭易强文。宅衷于和稱者已久。而義即以是出焉。言無暴戾。動必謙卑。而義之失於作意矜情者鮮矣。第文貌盛者。真意易漓。委曲多者。中情或薄。君子去僞存誠。天懷固極其肫篤。由是以成吾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雖

其品節退讓之文無非真懇純一之意事以信始亦以信終義之所以無輕發無速敗也要之禮即義之度數遜乃義之和順信即義之貞固三之字俱指義言君子哉見義以為質何等正當礼遜信發又何等純全

無能章　按此是發明君子心事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君子只求其在我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之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

沒世章　按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齊氏云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然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張氏云名者名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求名于人也二說可味　蒙引疾自疾也厚齋之說不可用　翼註疾是愧疾之疾猶言如此非至沒世方疾也

求諸章　按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無學問與涉世說。學問則君子小人。有為己為人之別。涉世則行有不得者。又有自反與不自反之別。

矜而章　按此見君子正直和平之養。當作矜而不至于爭。群而不至于黨解。相似意只帶言。蓋此四字。須要辨得清。矜以理勝。而爭則以氣勝。群以和和衆。黨以和比。

不以章　困勉錄　此章是君子小人聽言之道。兩言字不必專指好一邊。兩人字不必專指不好一邊。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途混矣。即人之賢者。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途亦混矣。故君子不然。君子於言。何嘗不與人並舉廢。但我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

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即言之不善者。亦僅曰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然。

一言章　按一言之問。子貢要得切要之問。從此身体力行。只。是。言。學。問。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行字。不是子張問行之行。字。指一。言。以終身之行。而要於一言之可。則必立少觀多。可以綜得聖人賢人。經緯萬端之由。可以統得萬事萬物。參伍錯綜之分。而乃非偏而不舉。擇而不精也。舍恕寧復有一言乎。舍恕之不欲勿施寧復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其恕乎三句。說來只似一言。方如

附近見時文二比。真見徹上徹下。可供註疏云。即至刻薄寡恩。而苟于一。言。一。事。之。間。偏。忘。乎。故。吾。而。於。是。一。言。也。數。不。見。其。不。足。何也。不。欲。者。隨。分。而。盡。即。勿。施。者。亦。隨。分。而。盡。也。即。至。恆。久。不。已。相。續。于。十。世。百。世。之。遠。以。多。其。積。累。而。於。是。一。言。也。數。不。見。其。有。

餘。何也。不欲者。接時而生。勿施者。亦接時而生也。

吾之章　按此是夫子欲挽斯民于三代意。以直字作骨。大意云。直道衰而人之于人。久以毀譽行之矣。吾之無毀無譽者。豈果人之所行異。亦以斯民也。其性本直。三代之君。所不敢枉其公是公非之理。而以直道行之者也。吾之無毀譽。吾務以此自附于古之遺直云。

吾之節　按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有崇獎情殷。而諛為許可者。而誰字言有毀譽必有受。吾之毀譽者試問受者誰耶。有試後譽。且無之。況於毀乎。

斯民節　說約三代之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無毀譽吾之直道而行也。所以二字。屬在上者說　按書此節推原上節

歟聖人自明其直道歟天下共遊于三代也虛字宜着眼

吾猶章　按此章感慨全在吾猶及三字。蓋吾生之初先王之政教已無復存。然大綱雖毀而細者或守其常。王澤雖微而餘風不至盡泯。如史之闕文。豈但一事之不失其官。即先王正性命之理以養人心之。取於此而微。有馬借人。豈但人心之好行其德。即當時因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厚。於此而驗。今則併此亡之。故日益偷。及（合化）三字。見文武周公之遺烈。經數十王之所蕩。猶有一二之存。今則流失敗壞。掃地已盡。及今挽之。已不及前之易爲力。鄉可聽之于淺耶。此是言外微旨

巧言章　按此爲立德立功者言。見平素貴有明理養氣之學。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巧言說得一團道理。使人惑于是非。而無定守。故日亂德。小不忍。是小仁小勇也。或以優柔養奸。或以輕躁速禍。故亂大謀。

衆惡章　按此亦不是衆論全屬無憑但人之愛好愛惡必有其因而其人之可惡可好必有其寔我不之察即衆人之好惡自真而我之惡衆人之惡好衆人之好者自妄如此講必察二字方是虛中無我且見聖人用心微細處

人能章　呂晚村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物理之類弘是擴充展拓之意人與道本不可離但欲擧而弘之其責却在人弘字地步亦不同由賢而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何從見其境界後加非道弘人句正是聖人重加警策處使人不敢希冀道之亦有功于人

過而章　王覲濤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時遂不妨於過也

吾嘗章　按學字正爲苦思者指點頭路呼他即以其所思者學也

不是咩他廢思。首二句。須從別人身上說來。吾嘗二字方醒。無益不如。須味註勞心不求二句。蓋思只懸空思索。便要入理。終無自得之益。學則循循理會。深造以道。而自然得之。遜志。猶云耐心也。益不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

謀道章　朱子　君子謀道不謀食。是。攔一句。統說中又抒說耕也二句。分兩腳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按謀以功言。憂以心言。憂是謀的主意。

知及章　按此章見君子為學。知行與涵養交進。先涵養其大原。而後可以致知而力行者學之。而以基其始。既致知而力行。而又涵養以幾于純粹之域者。學之。而以善其終。　章復元　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脩齊平治事。此章是一

大學的明新工夫。

知及節首　按持其志而不紛。主於一而無適。此致知涵養工夫也。有此工夫。而於吾心所具之衆理。有以究極其表裏精粗而無不貫。則知及之矣。然由知至至之之功。尤有反身而誠之事。苟智足以察其幾之動。識足以辨其己之私。而心之所以謹幾克己者。力不貞而操不固。則不能存之熟之。使心與天理為一体。而人欲遂得而勝之。此其所得。非其得也。安能勿失。

知及節次　按惟雖得必失。故學必守之以仁。然後人欲淨而理天凝。有以得其本然之性。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然動容周旋無一時而非仁。仁無須臾之可離也。苟非莊涖而民不敬。是即吾心戒懼之偶歉。而所以養吾仁者未純也。蓋說民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意。見無仁人派露之精神。不重民不敬。只重在

不可不莊工

知及節三 翼註 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施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寔皆本仁中之天。即所表見。礼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件錯。當急畧緩。當緩畧急。亦無大害。但終未全善。蓋是。即吾心操存之。偶。畧。而。所。以。養。吾。仁。者。未。精。也。

劉大山 非擇善無以為固執之基。非持守無以充精義之寔。不主敬於博學篤行之先。無以存之心而培其本。不完養于真知寔踐之後。無以成之性而暢其支。所以學貴止於至善。而化氣習學問之小疵。以造乎天德王道之極致也。君子為仁之學詳矣。

君子章 按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知就外所著見說。受就中所承

當識。不可小知。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小人只是瑣瑣之筆。材德器量。總一樣。不必分配君子小人。此見觀人者。大小並用而後盡天下之材。知究殊而後辨天下之品。

民之章　按此爲下等人提醒。上截較緩急。下截較利害。是步步追出仁之無尚意。況無因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以利害論。而仁人枉有利而無害。

當仁章　按當是擔當之當。當仁便是不讓處。下四字不過足上之詞。不必泥師字。仁字。須指大處難處說。

貞而章　按貞而不諒。義無兩層。然卻是貞疑于諒。而世有以諒爲貞者。故特別而言之。貞者無私。以天下之理爲主。諒者有私。以一己之見爲主。君子於一事之立。撰眞道之所從出。無倖志亦無既

心即兩可之事。態。其。事。之。而。要。歸不畏難不必苟歷。有養正而無徇私。貞而不諒。是乃君子之所以爲貞也。

敬事章 按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一日之事。有救世之治亂以剧聽之。有萬民之名義以居之。此安得不敬。能敬則得食于君而無慚。然爭與食。却未可並念而存。後是置而不顧。非隨後之後也。

有教章 困勉錄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其心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至君子道。大。而神。有教則激勵栽抑。可合智愚賢不肖而皆歸于善。此意。亦。補。說。方。完。

道不章 困勉錄善惡邪正。新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然君子中又有異同。吾道中亦自有異同。此不謂不同。

辭達章 按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加而已矣三字。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註不曰理達。而曰達意。都蓋詞只

當行意說。若意久須合理。自有層次

師冕章　按道非有名可示。有法可取。遇師即有相師之道。子自率。其不容已之心。曲赴乎。自然而然之。道通章重一固字。子張曲曲觀察。與師一問。最為切要。夫子應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如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師冕節　按子之詔師。極其詳盡。此其矜不成人之意。有感即通。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記者意會斯旨。故描寫曲盡。

與師節二　錢龍門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見之未見。相師原自有道。而夫子隱而忘之。見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設之。

困勉錄　此節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耳。若無往非道之意。則見于言外。　按固

相師之道。與然字不分兩層。然是也。固相句、亦只是照上然字之意耳。

季氏章　翼註　首節提起。下分三段看。一段何以伐爲止。正言顓臾伐之非。下二段相對。一斷冉求歸過於主。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己。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季氏之僭。而爲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了。下文特憂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意耳。姚承菴季氏伐顓臾。只是一箇欲字。欲便。患寡。患貧。無貧。無寡。無先王。冉求以子孫之憂。又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推究到他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季氏節四　張彦陵　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伐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書。猶曰季氏以彼爲有罪而伐之耳。　按

夫顓臾節。重。先。王。句。邦域二句。根。先。王。說。來。主祭東蒙。則非後世私討。在邦域。則非敵國外患。社稷臣。則非季氏私屬。何以伐爲。言師出無名也。

夫子四節　按欲字。猶今人言他要如此耳。與下文欲字指貪利言者不同。周任二節。不。重。當。去。乃、責、其、居、位、而、不、救、正、也。陳力二句最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上說。陳力五句。皆周任之言。二節不。對。一。直。說。下。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又夫子欲之。是求自解。今夫節。又爲季氏解。實因以自解也。下一取字。飾。上。伐。字。下二叓字。并。沒。上。欲。字。隱、然、分、解先、王、教、句。

君子二節　按舍曰猶云諱言也。一節一氣直下。次起欲之二字。已爲下患貧寡張本。丘也節。本先王之制來。提出、均、字、作、主。均以分言。安以教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意。安非安危之安。乃。

彼此相安於無事也盖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故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盖和即寓于均安故併及之傾更甚于貧寡故寬言之要之國家本無貧寡特因患而見貧寡

如是節 按此只総上節之意言均和安如是則無求于分外自不至利人之有故遠人即不服而本均安以脩禮樂法度之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挐兵也既來之或內附或外屬以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既來之二句正照顓臾盖顓臾而既為社稷臣則是遠人之既服者也

今由節 按顓臾而曰遠人者對蕭墻而言則邦內之國亦遠也分崩謂四分公室離析謂家臣離叛不能來不能守語勢雖兩平肯來青內治意重觀下註只承不均和可見蕭墻明其近也憂在蕭墻變生肘腋正所謂傾也

有道章　陳氏此章從有道而及無道。又思無道而及有道。全欲挽今而反古意。　按有道是。脩。齊。治。平。之。極。致。權。歸。天。子。只。是。有。道。中。之。一。事。耳。蒙引云只作世治世乱者不是。

有道節二　按無道只說諸侯。下大夫陪臣。俱自此推出。可見總是諸侯之罪。而天子亦不得辭失馭之責。首節結處。當補一句云。如是則庶人之議。不得不起矣。下二節口氣。言天下有道。則政且不在諸侯。而大夫可知矣。又何論于陪臣。上既無失政。則庶人咸遵道從王。耳安得有私議乎。總是感慨世變。而深致意于有道意。

祿之章　翼註此章論竊權之必失。惕權臣也。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為家臣陽貨所執。孔子之言。正發于彼因時。但作文不必明點。須暗說必有致尤而奪其柄意。故夫二字猶云耳才也。

益者章　按損益並陳。見取友之當慎。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直就言上論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便辟。便于辟也。是。足。恭。善柔。善于柔也。是。令。色。便佞。便于佞也。是。巧。言。

三樂章　朱子。君子於禮樂。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善。亦不可得矣。

按此三句當。從。樂。字。看。出。禮。樂。之。節。道。人。之。善。賢。友。之。多。樂。是於悅心之中。有篤好之意。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蹈規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

三愆章　按此與失人失言章一例看。但。彼是。見言。當因人。此是。見言。當因時。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時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識時之智。所以及之如此。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以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侍字。與未見顏色一例。言須于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抑揚。真有不可預先打点者。于此不見則所言不至。必不能中肯。

三戒章　按三戒。只是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變化氣質。而盛德大業。皆從此出也。

三畏章　張彥陵吾心常惺惺一念。即是畏。君子小人。品格何等懸絕。而聖狂分界。正在敬肆之間。信乎此念不可一時不提醒。稍放

遏。使自墮落。吁可畏哉。　按三戒是遏。欲三畏是存理

三畏兩節　按天之命人也。即此知能易簡之撰。故其。源。愈。遠。而。其。道。彌。近。、、則不容以纖傾忽。而人之受命于天也。即在日用飲食之常。故。其。理。彌。精。而。其。事。彌。顯。、、則不容以跬步越。君子審此至悉。故懍此至嚴。大人聖言。就其中抽出最大者言之耳。大人兼德位言。懍。不。倍。之。義。非。止。于。懷。刑。存。服。膺。之。心。不。專。於。誦讀。誠畏之也。

莊忠甫　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

生而章　張彥陵　此夫子勉人為學之意。二次字。非。言。其。相。遠。乃。言。其。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是上等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學之者又次之。皆可與上同歸。惟不學而後成其為下。則人可以質自諉耳哉。　困勉錄　此章。即人之。學。不。學。以。取。氣。質。之。高。下。能學即

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即是其氣質之下。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

九思章　揔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下此而欲盡其通微之力。惟恃心之充殫其識。故思爲聖功之本。君子之九思、于動而未形之、初則知幾之哲也。思之於有感將應之頃。則慎動之功也。思之、於于、隨事省察之、時。則思不出位之學也。由思誠之力。以復其何思何慮之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可致焉。故思曰睿。睿作聖也。　又感物而動。視聽爲先。故首以思明思聰。明。聰。則無知誘物化。之。慮。乃從而持養于容貌之間。故思温思恭次之。温。恭。則有涵養。純粹之。氣。乃從而致謹于樞机之際。故思忠思敬次之。言行謹矣。然。尤悔之。萌。其端。更。萬。必。析。疑。去。蔽。而。後。義。可。得。而。精。即。審。問之。後。自。明。而。誠。而。尤。必。懲。忿。塞。窒。慾。而。後。德。可。得。至。故思忿思難

思義、又次之。

見善章　按此見人品不以潔身為高。而以經世為大。以見引起末見。抑、揚、重、下、節。善不善。只、就、自、家、所、欲、為之、善。欲去之、惡。言志與道合一的。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

見善節　困勉錄而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而如字。直遂無疑之妙即誠。生于明也。此等處人多畧過。仇滄柱好惡只在自己身上看加。尚未透出萬物一体源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此輩人。作根基。此節亦不得首輕。

隱居節　按當其隱。則道蘊而為志。當其行。則志顯而為道。念隱居時學之。淺深。即以分。異時。治。術之。純疵。故求之不容不加而求志時吾所得于聖賢者如斯。則行義時取之。懷抱。間而甚易。而達之

何容稍恥。下一也字有慨慕顧兒意。

齊景章 伉豬柱死之曰。到于今。正相對。一則隨死而泯。一則千載如生。誰榮誰辱。當下令人。插都

陳亢章 按聖教大公。陳亢始疑有心私其子。終疑有心薄其子。總是私意。蓋自其非義者而論。不特所聞止詩禮而非異。即所聞進於詩禮。有如顏曾之所聞者。必是因其質學之所近。而仍非異。自其非遠者而論。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併無詩禮之訓。亦必因其資學所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陳亢節五 按嘗独二節。只閑閑敘去。言外摹無異光景。若講煞無異聞。便索然無味。 又有意遠其子。則不能無意於異其子。矣。遠與異同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章

此章南軒以正嫡妻之分言蒙引謂未見得是者來有而意一是傚婢妾不得上僭一是傚夫人不得下替擬見在邦君身上邦君不得輕夫人而使有白華之怨亦不得縱夫人而使有牝雞之晨　按王文恪以邦君之妻四字爲綱下以君之稱與夫人自稱作對謂其稱于宮中者以下分稱于本國與夫人自稱于異邦及異邦人稱分三段看其文起處而邦君之妻所以聽一國之內治掌斯民之陰教風化存焉者也其稱名之法宜何如哉結云此皆緣情而定因理而起者也此最參差而整飭

陽貨章　按通章大旨。只孔子不見一句已盡。蓋可以時亡。可以塗遇。自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即謂陽貨未嘗見孔子。可即謂孔子始終不見亦可。

陽貨節　存疑註欲其相稱。非謂彼以瞰來。此以瞰往為相稱也。蓋不往則失己之禮。往則墮彼之計。瞰亡而往。故於爭為稱。

謂孔章　蒙引貨兩問俱替夫子。夫子上夫子兩答不認。在自家身上只閑閑評論。　翼註日月二句。當見速仕。孔子不日即不仕。不日即仕。而曰將仕。將字甚活。即我待賈之意。貨不能復置一詞矣。　呂晚村似解若不解。似許若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不惡而嚴之妙。

性相章

呂晚村是從相遠之後。逆推其故而論之。如堯舜之與桀紂。其性亦未嘗不相近也。但習則相遠耳。相遠之人。性仍相近。即此使是孟子言性善張本。

陳氏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總說性字。則已寓于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者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雜乎氣質者言之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以離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

惟上章

按此又從相近中。抽出二種不移來。雖說不移。意全重在

可移上言惟上智不移則未及中上智者可危惟下愚不移則不至如下愚者可勉　按下愚存疑謂本文是說不可移程子是言不肯移故置圈外要其不肯移者亦由氣質習慣之甚故也唯其不肯移故終不可移耳愚謂二說可通

子之章　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意前半截喜其能行是道後半截嘉其能信是道在莞尔而笑以嘉子游又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兩截俱有

子之章　按註禮樂不專弦歌絃歌特禮樂中之一事聞聲而喜者子之心其詞若有譏焉者予特反言以觀其即信何如耳不是空空戲言

昔者節丙　按子游口氣只云牛刀之喻是偃今日聞之夫子者也若以昔之所聞而思夫子固明〻以學道望之君子小人而愛人易

使。皆由學道得之。學道固如是。其隨在可用也。此節只要見子游焉。信之意耳。若多作証辨。殊非面貌神理。且子游能用夫子昔日之言。何緣不解夫子分日之意。須知子游之對。與夫子之答。只一个鼻孔出氣。末一節不過為二三子說法耳。故註云解門人之惑。則子游胸中。原不介介于牛刀之說。而是偃前言之戲。亦並不為子游特地分疏也。

公山章

按行道為夫子素心。聞召欲往。夫子胸中。別有寄懷。如有用我句。直將往不往。付之不論。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神情寄托甚遠。

公山節三

按何必公山氏之之言。叛臣不足行吾道意。非説己之謂也。如有用我句。即貼公山說亦不妨。吾為東周。非欲使魯為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之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于道意

子張章

擬子張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故教以五者之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求理之事，不得認五者為心與理。五者從仁而出，此以成功時言。仁從五者而出，此以用功時言。此處正論用功，則是仁從五者出也。此句能行字固重，而於天下三字，正是鞭辟。子張歎其處、勘驗也。正宜着眼。五則字，正示以能行五者。于天下之，是言必到這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欲自考也。又仁者心與理一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

佛肸章

擬子路以公山之召，恐其無益。夫子謂我固隨在而有功。佛肸之召，恐其浼己。夫子謂我固無往而可。匏瓜節，緊跟不磷不緇來。不磷不緇而不往，便是匏瓜。若未能不磷不緇而不往，則亦未為匏瓜也。

佛肸節三 朱子不善不入。以其能浼人也。往也如之何。恐其被浼也。按然者。是然其不可往之言。有是言。是指不善不入之言。不曰堅乎四句。時解動云知有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是自案自翻也。聖人必無此游移竊笑語。須知不入二字。着。得。深。細。知其能磨涅我也而去之。是不入也。試之磨涅而不磷不緇。是入而不入也。不曰二字。不。是。轉。語。乃。是。爲。子。路。中。言。不。入。之。旨也。

由也章 按此見人不可不好學以成其德意。蔽如目前有正經大路。當面被物蔽了。却走旁邊去。

田也兩節 按言字內。就含有美意。方对得蔽字。然不曰六美。而曰六言者。有蔽尚未爲美也。居字。非徒因起对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節 困勉錄云力行爱人。俱屬仁說。愚看註中若可陷可罔之

顯。明。指。發。一。邊。非兼指心之德言也。　翼註學凡考之師友。來之
方冊皆是。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說。然。所謂。明。其。理。者。
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
餘做知。作文用真字作骨。最好。又愚是昧理狗物。蕩是窮高極
遠。賊是執自家小信。不顧他人利害。絞是急廹而犯人情。勇就作
為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体堅强上說。狂者率意無忌。
如要言即言。要行即行。不沉靜也。

小子章　按此條言學詩之益。以見詩之不可不學也。興觀是詩之
有益于身心。群怨是詩之有益于性情。證之三句。是詩之有益于
倫物。句々要跟學來。

小子節三　按學字。是。体驗。工。夫。要深看。非口誦之謂。興則有以感發
其志意。而為善不懈。觀則有以考鑑其得失。而于理無惑。詩于性

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群有
怨。止乎義理。故不流。不怨。

邇之章　困勉錄玩其文法。上面說四可以。即接以邇之遠之云者。
則知事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群怨之實際處。　呂晚
村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包括甚富。事父君非
期于詩、、不盡于事父君。亦不必執詩之事父君者而學詩自足
以事父君。　按多識句。若仍以為興觀群怨之資。則此語為最贅。
蓋。此格物內一件事。天下鳥獸草木。欲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
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可不知者。

伯魚章　呂晚村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遂至一步難行。故
二南之當為。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宏濶。　按此為字。與上章
學字。俱有。身体力行。引伸觸類之妙意。　姚元素凡人所能行處。

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達此處不通透雖家庭間尚多窒礙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

禮云章　按敬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但玩兩云字及乎哉口氣亦非竟抹煞鐘鼓玉帛只是引而不發要人尋思而自得之

色厲章　按此章爲飾貌者儆色厲有確然有守毅然有爲意內荏是甘于利而怵于害也

鄉原章　翼註德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正的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是賊勿作自賊人看只重賊理　又須知鄉原之原非真原中行章註謹厚之士乃指真原而言真原猶不可進于道况鄉原乎

道聽章　按德由聞見入要在潛心体既以蓄之方爲吾有入耳而

出口、究竟于身心何益。蓋其所急歆收者。博聞欲捷之譽。而不知收。其。名。者。長。其。寔。其。所。急。歆。炫。者。才。辨。識。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遥。者。中。愈。涸。

鄙夫章　呂晚村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生民塗炭。一時為君子者。熒其寵。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為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為身家祿位。未嘗一念及于君國天下也。只看一个與字。便具千古朋党傳論在內。　按鄙天下足責：正在與之共事者。故賢者當辨鄙夫于早。

古者章　按此章是。嘆。氣。習。非。論。氣。質。與。氣。數。三項是鄉原之变局。民字只泛作人字解　困勉錄肆之為蕩。廉之為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為詐。是相反意。曰肆曰廉曰直。則成其為古之狂。矜。愚。曰蕩

曰忿戾曰詐則成其為今之狂矜愚非狂矜愚之亡乃古之狂矜愚亡也

古者節二 蒙引狂矜愚是疾之名肆廉直是疾之累蕩詐忿戾是疾之流弊有此流弊雖就今人名為狂矜愚而窒則已非故曰或是之亡按肆蕩註已明廉是廉介廉之廉卑方無圓廉圓無通露圭角立崖岸故曰廉二只是守已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已之是教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于愚強作机械以自遂其私故曰佚私安作

惡紫章 按此以上二句引起下二句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充倒置而後惡也利口即不覆邦家亦可存乎 胡氏佞訓辯給利口訓捷給捷則顛倒是非于片言之頃令人不暇致詳視佞

尤甚故覆甚于殆

予欲章　按此章要人于躬行處体認道理不必專求之言語之內末節不是為自己分疏正指妙理與彼看註中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実々字最要體味時行物生則其所以行者(生)即于行生上早已実々的顯露更何待言

予欲節々　朱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断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只是不消説得蓋已都撒出來了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説得

天何哉節　按此節只是表明道無不在不消説得不是表明已之無不發也　困勉録曰天之行四時則仍重在所以行處而四時之行不足見天矣曰四時行焉則即重在四時之行而其所以行處即見于此矣　按即其行生處天之理已至著至顯如面相語不

從隔壁聽得。 仇滄柱 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不着人。當隨處加察。中庸鳶飛魚躍說得活潑潑地即是此意。 呂晚村 禅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正要學者就地体認至理。不是聖人以天自況也。

孺悲章 樹 聖人于不屑教誨中曲行其教誨意。欲見是悔悟之机子以辭疾絕之。正迎机敲動之妙。取瑟而歌是教之也。將命者是夫子遣人。

宰我章 困勉錄 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于女安于四字上。

宰我節三 朱子 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唯樂無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富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

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焉。故夫子不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

按、崩壞只是生疏意。凡木皆有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那燧以改其火。故註云取本大之木。非取火于木也。說改火、便兼四時。

食夫節

存疑、食稻衣錦、是指期年外說。蓋寧戚。既說期可。則期年之。內已知不可。食稻、衣錦、矣。

按、而女安字最重。而則為之顚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為與為之、俱指食、稻衣錦說。只首句是絕之之詞。夫君子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儆其不察也。

予之章

按、君子之於親。每事惟恐其不足。故衣疏食禱。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為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斟酌其中。將此安心放頓何處耶。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

耶。故。夫。子。不。暇。闢。其。礼。崩。楽。壞。之。說。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方點出子生三年一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不寧。惕然歎淚。當有自覺其本心難遏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楽可談。崩壞之論。不攻自破矣。此聖人之善于以仁牖人也。

飽食章 按所用心。指學術事業之類。終日云者。猶幾其詞云。尔心難一息。不用。不可。況終日乎。末句只帯言。難矣哉者。危之也。惜之也。實、儆之也。

尚勇章 按此是君子以理。制氣之學。勇与義。俱就。作事。時說。義以為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于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則、勇、亦、在、其、中。上而君子。以德言。為亂以逆理言。為盜以肆欲言。皆從無義以制之來。

有惡章　按夫子所惡者。敗常乱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聖賢皆有維世深心。上節亦有。承。爱字。說來。下節亦有。則。是对君。子。說也。

有惡節　按訕上與稱人惡。俱兼有過無過說。勇屬血氣。果敢屬氣質。果敢而窒。是不度理勢。自。己。心。上。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此行亦是不通。

賜也節　按徼非知。不遜非勇。訐非直。此三等人。却認然是自家好處。有僞托者。亦有不僞托者。上是惡其悖德。下是惡其亂德。聖賢之惡。總合着天下人之公惡。

難養章　按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故夫子提出示人。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諉之無可奈何也。養之。本。在。脩。身。不。在。用。情。近之二句。合看方見其

難。莊以莅之。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彌。其。易。怨。之。意。

四十章　按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既四十者言。不可不慎。見惡、則不止于無聞矣。

微子章　按此是夫子原心之論。或去或奴。或死。總是一副心腸各分頭去做。為感悟獨夫。以存宗祀地。故夫子稱其仁〻。指愛。之理。言。三子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二句不平。

微子節二　按書云、吾家耄遜于荒。則微子之去。只是遯于荒野。為感悟君心地。非便是歸周。抱器歸周。是克商後事。奴、猶云囚犯也。是對囚箕子以為奴。為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至誠作無私看。惻怛作當理看。曰仁。則忠與義不足以明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暴而已者。

柳下章　翼註言人情好枉而惡直。、道則雖處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抑揚者。上。重。下。輕。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齊景章　析疑齊之陳氏。即魯之季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即是陳氏之下。諸卿大夫之上矣。尚爲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此之厚。而只爲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全。不。顧祿位。

齊人章　呂晚村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亦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以有爲也。

楚狂章　按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爲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且衰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今語拖說。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　按孔子未與之言。何從知其欲與之言。此從孔子之下車知之。趨辟以示

不欲聞之意也。

長沮章 按此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重一易字。誰以易。不與易。兩相呼應。

長沮節三 呂晚村將一是字。換卻魯之孔丘。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看下桀溺之言。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是他極妙机鋒。若徒作冗傲語。失其旨矣。 翼註 滔滔以下。一訊夫子濟世之難。一訊子路所從之非。要之訊子路正以譏孔子也。

行吾節 按斯人人字。兼君民言。天下無處非人。無處非吾所與之人。即欲避之而不得。與字自情之閑切言。此正與避人二句相反。天下二句。反滔滔二句。是見易之不可已。上三與字。作相與之與看。下一與字。作用字看。

丈人章　按上章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見聖賢出處之義。全重在不仕無義句。

丈人節三　按丈人之言。其意是責子路不務農耳。其待子路。無非倨傲之狀。見子路拱立。而止宿殷勤。抑又恭敬之甚。是欲動子路。而不知隱然已為子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間況味。挑動子路之心。失之遠矣。

明日節二　張孝陵不仕句提起。下皆發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忘其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　按長幼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子之仕。指欲仕之心言。不拘定在朝。如悽悽于世。而不肯已。便是行義。、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義在我。無論遇不遇。皆當行的。

故道行則如義親見于吾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如義昭揭于天下亦行義之心也

逸民章　姚承素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遺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此意胸中便有可不可非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逸民有心避世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已終之見悵悵不忘用世意

逸民節　按不曰隱者而曰逸民見其各出手眼自成一持世分量其逸皆有關于世風与絶人逃世者迥别

不降節　按不降不辱提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先下評語繹措出而人想見一時神往慨慕無窮意

析下節　按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人之公心即

義理而在。故曰中慮。其斯句。應上降辱。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潔倒。不知名節道理為何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理。中倫中慮。是尚志潔身之派也。所謂逸民。其在斯乎。而已矣。見二子無別行。外此不足以見二子也。

虞仲章　按隱居是以隱為高也。放猶置也。謂胸中所欲言者。姑置不發。如不復言世務意。非獨任自遂之外。謂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意、思、如此。不是隱居就是独善。放言就是自廢也。清權二字。講得要有分寸。只在他逸處看。見便是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　又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特立于污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亦有經不可守。而絶口不談世務。亦不失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清者。故上節就中倫中慮上見。雖降辱。而非污

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雖。隱。居。放。言。而。非。誕。國勉錄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斂。矣。于前以清。而。剛。清。而。柔。分之甚明。

我則節 國勉錄可不可以跡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爲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 按此節只是聖人自有獨見處。不可誤壞逸民。

太師章 茅鹿門魯自三桓以來。國之不競久矣。聲音之道與政通。則魯之樂。其政散其民流。所謂君臣相陵。國非其國矣。向也樂官不恭。猶宴然安于其位。而不知去。及夫子反魯之餘。而雅頌已正。國審其音。魯之衰微彰彰矣。典樂者寧能一朝居乎。

周公章 按開國之初。子孫觀法所係。周公之訓誡如此。是何等忠厚氣象。人或狃于尊親衰之說。歸咎于貽謀之過。不知皆其子孫

不能世守典型之故。記者于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特誌此一節以見魯衰非貽謀之過。以是尊其權。久其任意。故旧 即賢親之世好者無求備。是用其長而舍其短也。絶非罷使之意

周有章 按魯為文之昭。國初忠厚若微。建後賢人隱淪。正士放逸一至于此。故慨想當年人材之盛。以見今之不可復得。着眼在周有二字。上周室人才不至于此、則萃于一家者尤見其為盛矣

士見章 冀註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是大節不虧意己是語助詞不作止字看。 按思義思敬思哀不是臨事思索一、當此事心即于此向往也。致命独不言思以思固不待言也。

執德章 按執德在体道有得上者。信道在尊聞上者。弘篤猶弘毅相似。縱有片善便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不篤是心上自疑。初既見得。少間又被人搖惑。或移于是非利害皆是。此雖托身道德之林。寬于身心無所体驗。非大受之器。真寬侈之品。

故曰不足爲重輕。

門人章　按夫子過猶不及之論。都是。此節論交。斷案。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何夏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反牽我之拒。謂與不賢者遠。三也。　朱子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人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

小道章　呂晚村不爲。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所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情抹煞。是說邪道左道。非小道也。　按遠指天下國家言。君子不爲。要務專心致志。于大道意。

日知章　按此就日知無上見他精神念慮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箇工夫所亡所能俱兼知行言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日月二字亦要活看。

博學章　按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粹還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傳學是徧習乎詩書禮樂多識乎前言往行也就所學而志焉趨向望慕之專而積累凝思之至是為篤就所學而問焉所講明者無益之事所辨析者皆至要之言是為切且就所所學者而思焉內省於精神心術之微而實體於人倫日用之際是為近如此則所學無務外徇人之病為己以求心得則真知即可實踐窮理即可盡性故日仁在其中此節子夏之意要人從實

學以求仁也。

百工章　按註有二說。還以前說為正。學字全要發務不分意。方与居肆意對致有二意。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章　按必字是小人自欺之心。緣憚改而文飾。緣文飾而憚改。二意微別。定相發明。

三變章　羅近溪君子一心倫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自心體流出。自觀者見他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呂晚村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剖析看來。方活畫出聖人一箇全相。溫字即從儼字中想出。厲字即從溫字中想出。

信而章　饒氏本文信字。指人信我。說註誠意惻怛。是君民所以信之。之由惻怛為愛。大抵君民間皆當以愛為主。　續困勉錄信非

在旁所能合作。在旁所作合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韓非所以死于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于擯斥。君子不出也。

張氏信。非。以為厲。謗。而說。只為忠愛之念。須來使君民共信。方得行真志耳。此中關係君德民義者不小

大德章　按此為人務小節而忽大體者言。非謂小德竟可出入。只要形容大德之必不可踰耳。然言已不能無弊。

子游章　按此見教必因材。意。子游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見始終不可或參。　案引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本末。識見高于子游。首節註仍用本末。亦援子游之意解耳。

子游節　田勉錄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末無本。不知其意。要本末

之並進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其本而末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看來四意俱有。本末並進。是其主意。後三意是其旁意。後三意。總是重本輕末之意。蓋既謂之末。使有輕之之意了。子夏之言。與程子第一條。是破其本末並進之意。程註後四條。是破其重本輕末之意。是發子夏所未發。故雲峯專以後條為矯子游之偏。須知第一條亦是矯子游之矯偏。但是子夏所已發耳。

子夏節　按兩君子之道。言君子教人之道也。兩孰字。即指本末言。君子教人之道。孰是末之粗淺者為先而傳焉。孰是本之精微者為後而倦焉。此二句。是言灑掃應對中。原寓精義入神之理。以力破子游分本末之非。下四句。照註用但字轉下言學者之天資學力。不特幼學之時。未能即事於深造。即及夫成人之日。亦各有所至。而不容以強而同。如草木之限于區。而材有逕回之有別焉。是以

君子之道。所以有先有後而不容誣也末二句見先後一貫之旨
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重惟字。

仕而章　按晚村云當時原有仕而不學、而不仕兩種人。子夏此論。為救正而發。則知上句。見仕宜進德意。下句。見學宜及物意。而優字要看得好。上優字。不必至功建名立。而後為優也。即朝考其職。夕序其業之後。或有可用之一時。則亦優也。則亦可以學也。下優字。不必至明体達用。而後為優也。即自度其才德。或可為士以事人。為或可為大夫以長人也。為則亦優也。則亦可以仕也。如此看兩句。省卻多少周折

喪致章　蒙引子游蓋亦激于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而言。合問孝章觀之。如子游之事親。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仕情自遂。而脫畧細微

吾友章　李毅侯兩章雖只一意但曾子之詞直子游之詞婉為能
正是未仁處看然而二字則識体也　存疑是心之德（誠実見）惻怛是愛
之理少誠實靈僞也少惻怛寡情也

堂堂章　按上章見仁要求之至近此章見仁要修其在内堂堂不
是贊詞只堂堂便難与並為仁二句一氣說　存疑人必近裏着
己方老实下工夫去為仁若務外自高于己無体認密察之功而
人難輔彼之仁于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而彼難輔人之仁

吾聞章　按此當重致字不重自字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而當然
意只于言外見之才字有感動人意思

莊子章　朱子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
賢政必善莊子年少嗣立又与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于公室
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為

是曾子之所謂雖也若不善而不能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烏得為孝　按難能在不忍忘親上見

孟氏章　按通節重哀矜二字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于不得已陷于不自知之情也哀矜勿喜緊根上失道來因是憫民之言兼有罪己之意通節須切士師說

紂之章　按惡居下流不是惡人乃自家警戒之詞

君子章　呂晚村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体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体光明無疵亦如日月但為所遇時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然不自諱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中權道合于心体亦非有悔厲改易也故人皆仰之

仲尼章　呂晚村　此章文武之道四字。猶云國朝典故名耳物耳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可為仲尼師。究竟何常師之有。

賢子章　呂晚村　墻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較聖。賢分量也。美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墻分。別不關墻事。惟其宮有不同故墻有高卑之異。　按數仞及肩。以造位高卑言。室家美富。以蘊藉淺深言。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

毀仲章　按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于仲尼。有損于己意說。他人。亦。不。可。低。看。如伯夷伊尹之類皆是。猶可踰。無得而踰。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于日月乎。此日、月、就作

仲尼字也

子為章　按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曰子貪識見淺。故指功業之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與業作兩平看。

子為三節　閑石賞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巍蓋天原是一個大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三字可玩。　按為泰指數仍日月之說知不知就品別人物上見一言二字最重。慎字正根一字來。不可及拈生知安行講。方正有根據。

邦家節　仇滄柱此從事功上見。聖化同天意。觀如之何其可及與上文不可及。緊相呼應。便知是中明上節非分言德業也。　按立之斯立。言上方鞠謀。下已樂生也。指養言。道之斯行。謂董戒不勞。

人己共率也。指教言。綏是立之。固綏之斯來。言人思豫附。服國日廓也。動是道之。深動之斯和。言黎民於變。兵革不試也。其生也二句。亦。只。就上。四。句。見得所謂二字。揔貫六句。此二字。最宜着眼

堯曰章　存疑　中即是理。帝王揔合于天理之當然。不必節節把堯舜之中來做骨子。

堯曰節　張彥陵　曆數在躬。有投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與守不同。守字死煞。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允執。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以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節　按舜命以執中為主。雖加惟危惟微。勿詢勿庸之詞。揔之發明此旨。蓋中外無道也。

予小節　徐敬弦　此節揔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簡在帝心以上。

非即述其初請命之詞于天而代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見上
帝命討之嚴而毅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己寄託之重
而凜然有任天下之懼　按朕躬罪以施爲過舉言萬方罪以不
能遷善改過言簡在句双承上二句來

周有節　張彥陵大賚五節記者零星収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
舉其詞或述其事句句要見反商之政　按此節在方伐紂後大
賚二句只一意謂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也

雖有節　按此節又在方伐紂時據蔡傳言百姓皆咎我不伐紂故
下文曰今朕必往乃一時之言

謹權節三　淺説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來總是武王以
天下爲己責之實　冀註此与下節以行政得民平列上節紀綱
嚴肅森然一統規模下節是澤浩大藹然太和氣象　按謹权量

合在官在民言。法度是礼樂刑政。審其因革損益之宜。廢官、兼非
人則去。缺人則補言。四方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也。不作政
說。興滅。是已滅者復之也。繼絕。是無後者續之也。逸民。大率皆紂
所放廢者。不止商容箕子。上節是。仁知之盡。下節是。仁之盡。所重節
見太平之後。礼教興焉。可想見休息氣象。食喪祭。最切民生日用。
故以民字總之。
寬則節　按四者是言。治法。非心法也。只重各句上一字。不重得衆
等效。寬信敏公。不必以中字貫。要句。：。見得歷聖同然意
尊五章　翼註夫子告顏淵亦以法戒。告子張問政。兼言美惡。蓋惟
戒而後法。盡善惟屏而後尊無弊也　按五美從。道。心。上。運用五
惡從。人。心。上。恣肆
尊五節　按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察。必欲出于身四惡下一

屏字視若荼毒蚍蜴不使加于民惠而五句只舉其目言之且虛說君子二字貫下句〻要點美字美全在五个不字上見惠勞是施於人者欲泰威是存于己者

何謂節　按因字及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畧處曰時樹畜士女蒸嘗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此段重因字勞一段重擇字欲仁〻字煎內外說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是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摘訓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泰而不驕是泰易至于驕意惟其泰出于敬則雖易至于驕而亦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為美也　按正與尊須本心之恂慄出現不在外面矜飾儼然屬君子不屬人威而不猛只從上兩其字來

四惡節　按上三項是急迫之惡下一項是怠緩之惡不教而殺〻

之妙。當亦謂之靈。出納者。出于我而納于彼。正言與也。有司之吝
是本職。若出自爲政者便是惡了。

不知章　按此章以三平者爲正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礼。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　又此章主。腦在知字。知者聖。學之始事也。不應以君子作貫。

知命節　按命指氣數言。即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即有居易以俟意。亦非全棄之氣數。惟知命乃可以爲君子者。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決也。　呂晚村總知窮達有命。則凡事到面前。便自己有箇把捉。不妄爲机巧趨避。乃可以爲君子。

知禮節　按禮釋外。誘亦固內守。故立字。當兼內外說　不知礼以治心。則德性不能堅定。而物誘易奪。不知禮以治躬。則品節不能詳明。而怠肆易乘。

知言節

按知言者。知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詞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人實情之所在。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可不蓋知矣。